

現代中國 散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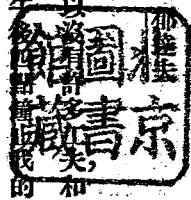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七號

1930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說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止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猶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



(南)

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更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每月的教育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箇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箇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箇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斧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且日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箇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

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尙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權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箇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囉囉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箇禮，問他們一箇人要一箇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大半，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箇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

馬褂唾嚙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摞千金的人原是有。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大刀鎗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箇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記，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箇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爲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老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箇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演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鐘中間，你們三箇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並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上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爲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是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爲國效忠，也可以算是爲招你的那箇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箇。

第二，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

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為賊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為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鼻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三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王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再若你攝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箇破題兒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選錄農報附刊)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沈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歷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蟲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爲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爲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是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前，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爲什麼要消沈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爲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應該知道我的消沈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爲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爲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爲我在日本住

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說辨，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啣了紙烟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樂，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迴文錦字。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T君批評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却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T君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歧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的吧！——也和我一樣。不錯不錯，我這封信，是從友人宴會席上回來，讀了「歧路」之後，拿起筆來寫的。我寫這一封信的動機原是想和你們談談我對於「歧路」的感想呀！

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

人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質味，就是京滬報章上，爲了金錢或者想建築自家的名譽的緣故，在那裏含了敵意，做文章攻擊你的人，我仔細替他們想一想，覺得他們也在感着這淒切的孤獨。唯其感到孤獨，所以他們只好做些文章來賣一點金錢，或者竟犧牲了你來博一點小小的名譽，畢竟他們還是人，還是我們的同類，這「孤單」的感覺，終究逃不了的，所以他們的文章裏最含惡意，攻擊你最甚的處所，便是他們的孤獨表現最切的地方。名利的爭奪，欲犧牲他人而建立自己的惡心，——簡單點說，就說生存競爭吧，——依我看來，都是由這「孤單」的感覺催發出來的。人生的實際，既不外乎這「孤單」的感覺，那麼表現人生的藝術，當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來對於藝術的意見和評價，都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藝術並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她和人生的一切，也沒有什麼特異有區別的地方。努力於藝術，獻身於藝術，也不須有特別的表现。牢牢捉住了這「孤單」的感覺細細地玩味，由他寫成詩歌小說也好，製成音樂美術品也好，或者竟不寫在紙上，不畫在布上壁上，不彫在石上，不奏在樂器上，什麼也不表現出來，只教他能夠細細的玩味這「孤單」的感覺，便是絕好的「創造」。

仿吾！這一段無聊的廢話，你看對不對？我在寫這封信之先，剛從一位朋友的招宴會回來，席上遇見了許多在日本和你同科的自然科學家。他們都已經成了富人，現在是資本家了。我夾在這些衣狐裘者的老同學中間，當然覺得十分的孤獨，然而看看他們挾了皮篋，奔走不甯的行動，好像他們也有些在覺得人生的孤寂的樣子。我前邊不是說過了麼？唯其感到孤寂，所以要席不遑暖的去追求名利。然而究竟我，不是他們，所以我這主觀的推測，也許是錯了的。

我現在因為有這一種感想，所以什麼東西也寫不下來，什麼東西也不願意拿來看讀。有時候要想玩味這『淒切的孤單』，在日斜的午後，老跑出城外去獨步。這裏城外多是黃沙的田野，有幾處也有清溪斷壁，絕似日本郊外未開闢之先的代木新宿等處。不過這裏一堆一堆的黃土小塚，和有錢的人家的白楊松樹的墳塋很多，感視少微與日本不同一點。今晚在宴會的席上，在許多鴻儒談笑的中間，我胸中的感覺，同在這樣的白楊衰草的墳地裏漫步時一樣。不過有一點我覺得比從前進步了。從前我和境遇比我美滿的朋友——實際上除你們幾個人之外，那一個境遇比我不美滿——相處老要起一種

感傷，有時竟會滴下淚來。現在非但眼淚不會滴下來，並且也能如他們一樣的舉起箸來取菜，提起杯來喝酒，不過從前的那一種喜歡談話的衝動，現在沒有了。他們入座，我也入座，他們喫菜，我也喫菜。勸我喝酒，我就喝，乾杯就乾杯。席散了我就回來。雇車雇不着，就慢慢的在黃昏的街道上走。同席者的汽車馬車，從我身邊過去的時候，他們從車中和我點頭，我也回點頭；他們不點頭，我也讓他們車子過去，橫豎是在後頭跟走幾步，他們的車子就可以老遠的上我前頭去的，所以無避入叉路去的必要。還有一點和從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默默的坐在那裏，他們來要求我猜拳的時候，我總笑笑，搖搖頭，舉起杯來喝一杯酒，教他們去要求坐在我下面的一個人猜。近來喝酒也喝不大醉，醉了也不過默默的走回家來坐坐，吸吸煙，取點茶喝喝。

今晚的宴會，散得很早，我回家來吸吸煙喝喝茶覺得還睡不着，所以又拿出了週報的「歧路」來看。沫若大衛生的詩，實在是做得不壞，不過你的幾行詩，我也歡喜念。你的小孩的那個兩腳沒有的洋囡，我說還是包包好，寄到日本去吧！回頭他們去買一個新的時候，怕又要破費幾角錢哩。

昨天一個朋友來說他讀到「歧路」，真的眼淚出了。我勸他小心些，這句話不要說出來，教人家聽見，恐怕有人要說他的眼淚不值錢。他說近來他也感染了一種感傷痛，不曉得怎麼的感情好像回到小孩子時代去了。說到這裏，他忽而眼圈又紅了起來，叫了我一聲說：「達夫！我……我可惜沒有錢……」我也對他呆了半晌，後來他一句話也不說，立起身來就走，我也默默的送他出門去了。這樣的朋友，上我這裏來的很多，他們近來知道了我的脾氣，來的時候，藝術也不談了，我的幾篇無聊的作品和週報季刊的事情也不提起了。有幾次我們真有主客兩人相對，默默而過半點鐘的時候，像這樣的 *7.25.25* 的中間，我覺得我的精神上最感得滿足。因為有客人在前頭，我一時可以不被那一種獨坐時常想出來的無聊的空虛思想所侵蝕，而一邊這來客又不在言語，我的聽取對話和預備回答的那些麻煩注意可以省去。不過，沫若！我說你那篇「歧路」寫得很可惜，你若不寫出來，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種濃厚的孤獨感裏浸潤好幾天。現在寫出了之後，我怕你的那一種「淒切的孤單」之感，要減少了吧？

仿吾！我說你還是保守着獨身主義，不要想結婚的好，恐怕你若結了婚，一時要失掉

你的這孤獨之感，而這孤獨之感，依我說來便是藝術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說是藝術本身。所以你若結了婚，怕一時要與藝術遠離。講到這裏，我怕你要反問我「那麼你們呢？你和沫若呢？」是的，吾和沫若是一種與藝術遠離過的，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恢復了原來的孤獨罷了……

「噯！不知不覺，已經寫到了午前三點鐘了。」

「仿沫若！要想寫的話，是寫不完的我，遲早還是弄幾個車錢到上海來一次吧！大約在北京打算只住到六月，暑假以後，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若在最近的時候中弄不到車錢，不能到上海來，那麼我們等六月裏再見！」

（雜誌創造週報）

歧路

郭沫若

作者介紹

郭沫若——郭先生是當代名詩人之一，女神與星空極負盛名。他所作的小說，戲劇和論文，均不在少數。他的作品豪放有氣魄，很有蘇軾的風味。這裏所選的歧路，是曾經感動過許多讀者的。

一種憤懣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向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止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亂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鬢，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

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着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勞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廢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堅說沒有自信。四

川的C城有赤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甚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瘡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奕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鱒如蟻的一些吮癩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甯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裏糞……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强盜，做强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倒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爲買船票及摒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願離人的眼淚，又要發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有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買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大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担擱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那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丁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

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船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榜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悄，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外，還不見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應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睜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North Group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攏，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的。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贅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

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 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 Ava Maria! 永遠的女性！……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與沖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va Maria, Ava Maria! ……永遠的女性！…… Beatrice ……『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

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呢！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待？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aniel，我比得甚麼 Daniel，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擔。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徵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他現在，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還有甚麼！還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

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真愧死！我真愧死！我還無廉無恥地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呢？醜啞！醜啞！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回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逝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撇擺嗎？他一想到這兒，他又失悔不會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

一種惶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軍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比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

樹下圍走着了。他的充斥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走到福煦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他又驀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颺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蹶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道，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爲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
如像噴泉一樣，忍勒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
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

對於他下的奇刻的言論，那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海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纒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娘姨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

他把房門推開，空洞的樓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懨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靜立着。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張靠書檯的藤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他把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他兒子們看殘了的幾頁兒童畫報，又拿出了一個兩脚都沒有了的洋囡。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囡和畫報來收藏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擎着右鬢，側着頭冥想了一回，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曾睡覺的腦精，爲種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亦好像

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鄰舍人的脚步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麼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今天我的腦筋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旋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castles，棉布衣裳，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哀思

陳西學

作者介紹

陳西學——陳先生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專家，他的文字也是極其暢達生動，讀過西學閉詩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愛的。這一篇哀思尤其是西學閉詩裏面的白眉。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的時候，我也雜在鵲立道旁的數萬人中瞻望。我聽了那沉雄的軍樂，看了那在微風中飄蕩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無組織，無秩序，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臂上繫着黑紗，胸前戴着一枝白紙花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大多數是少年人們！我已經覺得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湧到眼眶子裏了。

我想到我只見過孫先生兩面，也是在民衆對他表示他們的景仰的時候，不過那兩次是歡迎，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孫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就是民國已經成立，那時的神話傳說還並不減它們的勢力。我還記得有一個冬烘先生在民

國元年找吳稚暉先生求事——並且要在孫先生的臨時政府裏求一事——他說，他早就知道孫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孫先生喬裝了一個施樂郎中率了一隻黑狗到常熟，被人識穿了，知縣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們把孫先生團團圍住了，孫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氣，腳下便生了一朵白雲，騰空而起，一直飛到上海跑馬廳，才落下來。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那時我初進中學校，聽了這種話，還不懂得笑，只覺着生氣。可是我所知道的孫先生其實也模模糊糊的，只不過靠着些報紙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記載。此外吳先生那時有幾句話，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覺到孫先生的偉大的人格。他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保持着本來面目，沒有染着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他又常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許多曾經在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的看待他們。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孫先生，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孫先生下野的時候。我還記得一個下午特別到滬甯車站去，到時車站裏面已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那時弱小無力的

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進門。我只好立在車站外的道旁人中等待着。在聽見了歡迎聲和軍樂聲的多少時以後，我便見幾輛汽車慢慢的從車站出來，爲首的一輛中，坐着一個穿着很整齊的西服的人，他的溫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頭髮，八字鬚子，一望而知是孫中山先生。他舉起了高頂的絲帽，面上微微露着溫諷可親的笑容，可是不幾秒鐘便過去了。

我第二次看見孫先生便是在第一次的後幾天。上海新舞臺特別演一晚戲，歡迎孫先生。那天樓上送人。樓下還是賣座，我那晚跟了吳先生，也坐在一個側面的包廂裏。我永遠不會忘記孫先生走進他的中間包廂的時候，樓上樓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戲台後的演員，有的化裝已完，有的還沒有化裝，有的化裝方一半，也都出來立在舞臺上；他們首先舉起帽子，呼萬歲，樓上樓下的人都應和着，把我的眼淚都止抑不止的叫出來了。

我還記得那天演的是「波蘭亡國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約在戲台上的時候，還沒有在中座包廂的時候多罷。大約因爲覺察着我如此，所以吳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來向孫先生的包廂走去，我見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廂的後面便立住了。我起先以爲他同孫先生說話去呢，此時知道是讓我就近處看看他。我就立在那裏，一直到

孫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廂中只坐着兩個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發的坐在那裏，眼光直注在戲台上。他的秀美的面容，優爛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政治家像孫先生這樣的有氣魄而無架子的，我到歐洲以後還偶然見過，在中國可以說沒有。

孫先生身後站立的人漸漸的多了，他走的時候，已經立滿的是人。他見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聲音我還是沒有聽見過。

孫先生靈樞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正回想着民國元年的記憶。四周的人一擠，把我擠醒了。我正見八九個孫先生的老朋友，老黨員，抬着靈樞向前走，我的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歸途想到我所見的都是下台時的孫先生。民國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台，並且是下人生的舞台了——世界不是一個舞台麼？相隔十餘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萬萬的人歡迎着或是哀悼着，孫先生之外還有什麼人有這種魔力？孫先生在國人心中的勢力是怎樣來的呢？我想，

與其說因他的功業，還不如說因他的偉大的人格罷。

(選錄現代評論)

蒼蠅

周作人

作者介紹

周作人——周先生是當代文壇的泰斗，他對於文學研究的精深譎懇，恐怕是沒有幾個人能及的。誰都知道他的散文小品有特別的風味，我們的讚美真是多餘了。所著自己的園地，澤瀉集，雨天的書，談龍集，談虎集都是最可玩味的文字，沖淡清遠，想見其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西瓜皮瓤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髒，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纓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嬉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

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吉亞諾思（Lycaros）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耍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夠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一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咬，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

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默亞（Maya），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迭米盎（Entimion），當他睡着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弄得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使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着恩迭米盎，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

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訶美洛思（Homeros）在史詩中嘗比勇士于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僥倖不大遇見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祇我們的頭，却常常遇到法勃耳（Faunus）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于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紅巾黑衣的暴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拏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猾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又云，「非鷄則鳴，蒼蠅之聲。」據陸塵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淤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咏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

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我讀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蠅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謎語歌云，「像鳥豕豆格烏，像鳥豕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蠅，」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即「坐着」之意。」）

據路吉亞諾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歐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

所以滑稽詩人有句云，「獸咬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
却沒有人牽蒼蠅作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二三人被用為諱名而已。

（十三年，七月。）

（隱跡隱絲）

烏篷船

周作人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脚踏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

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楫，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畫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像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拿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

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遊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了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蒨蒨的景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橈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夫婦現在佻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

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要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滬杭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驢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內的

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雨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佗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佗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佗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

爆仗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裏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著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著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捧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彩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二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大雨，只有兩種人最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的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是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很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

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鉤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罷，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曾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僞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你的奏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遺錄) (遺錄)

狂人日記

魯迅

作者介紹

魯迅——誰不知道魯迅先生是中國近代一個最成功的小說家，但有許多人更喜歡讀他描寫深刻，具有諷刺情趣的散文。讀了這裏所選的他的代表作，很可窺見作者藝術的一斑。如果我們

說吳稚暉先生是中國近代思想界的怪傑，魯迅先生則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文藝界的怪傑。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爲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禱眼呢？

我怕得有理。

—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難，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麼難，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難；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

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東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喫，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

他們會喫人，就未必不會喫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踏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喫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

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喫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喫人的人一樣。喫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

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

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喫。我也不怕；雖然不喫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喫；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喫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想喫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喫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喫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真是醫生，也仍然是喫人的人。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喫；他還能說自己不喫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喫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喫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挂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
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喫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喫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老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喫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爲非呢？還是喪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咒喫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喫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問他，「喫人的事，對麼？」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麼會喫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喫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麼？」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為然了。合合胡胡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爲喫？」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沈靜，格外和

氣的對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喫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喫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喫，——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喫人的人比不喫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喫，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喫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喫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喫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牟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他們要喫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喫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喫我，也會喫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喫。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個戶要滅

「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凶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抵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爲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抵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豫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喫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喫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人……」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卻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為自己喫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喫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却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爲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喫，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喫得，整個的自然也喫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真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十三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教教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
（選錄附註）

過客

魯迅

時：

或一日的黃昏。

地：

或一處。

人：

老翁。約七十歲，白鬚髮，黑長袍。

女孩。約十歲，紫髮，烏眼珠，白地黑方格長衫。

過客。約三四十歲，狀態困頓倔強，眼光陰沈，黑鬚，亂髮，黑色短衣褲皆破碎，赤足

著破鞋，脅下掛一個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東，是幾株雜樹和瓦礫；西，是荒涼破敗的叢葬；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迹。一間小

土屋向這痕迹開着一扇門；門側有一段枯樹根。

（女孩正要將坐在樹根上的老翁攙起。）

翁。孩子，孩子！怎麼不動了呢？

孩。（向東望着，）有誰走來了，看一看罷。

翁。不用看他。扶我進去罷。太陽要下去了。

孩。我！看一看。

翁。唉，你這孩子！天天看見天，看見土，看見風，還不夠好看麼？什麼也不比這些好看。

你偏是要看誰。太陽下去時候出現的東西，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的……還是進去罷。

孩。可是，已經近來了。阿阿，是一個乞丐。

翁。乞丐？不見得罷。

（過客從東面的雜樹間踉踉走出，暫時躊躇之後，慢慢地走近老翁去。）

客。老丈，你晚上好？

翁。阿，好！託福你好？

客 老丈，我實在冒昧，我想在你那里討一杯水喝。我走得渴極了。這地方又沒有一個池塘，一個水窪。

翁 唔，可以。你請坐罷。（向女孩）孩子，你拿水來，杯子要洗乾淨。

（女孩默默地走進土屋去。）

翁 客官，你請坐。你是怎麼稱呼的？

客 稱呼？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只一個人。我不知道我本來叫什麼。我一路走，有時人們也隨便稱呼我，各式各樣地，我也記不清楚了，況且相同的稱呼也沒有聽到過第二回。

翁 阿阿，那麼，你是從那里來的呢？

客 （略略遲疑）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邊走。

翁 對了，那麼，我可以問你到那里去麼？

客 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起，我就在這邊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我單記得走了許多路，現在來到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

邊去，（西指）前面！

（女孩小心地捧出一個木杯來，遞去）

客。（接杯，）多謝，姑娘。（將水兩口喝盡，還杯，）多謝，姑娘。這真是少有的好意。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

翁。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好處。可是我現在很恢復了些力氣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約是久住在這裏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麼一個所在麼？

翁。前面前面，是墳。

客。（詫異地，）墳？

孩。不，不的。那裏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們的。

客。（西顧，彷彿微笑，）不錯。那些地方有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我也常常去玩過，去看過的，但是，那是墳。（向老翁，）老丈，走完了那墳地之後呢？

翁。走完之後，那我可不知道。我沒有走過。

客。不知道！

孩。我也不知道。

翁。我單知道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於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麼勞頓了，還不如回轉去，因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翁。那也不然。你也會遇見心底的眼淚，為你的悲哀。

客。不，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我的悲哀！

翁。那麼，你（搖頭，）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給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夠

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裏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是的。他似乎曾經也叫過我。

客。那也就是現在叫我的聲音麼？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記不清楚了。

客。唉，不理他……（沈思，忽然嘆聲，傾聽着，）不行！我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可

恨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準備走路）

孩。給你（遞給一片布）裹上你的傷去。

客。多謝，（接取）姑娘這真是……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斷磚坐下，要將布纏在髀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還了你罷，還是裹不下。況且這太多的好意，我沒法感激。

翁。你不要這麼感激；這於你沒有好處。

客。是的，這於我沒有什麼好處。但在，我，這布施是最上的東西了。你看，我身上可有這樣的。

翁。你不要當真就是。

客。是的，但是我不能。我怕我會這樣做，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我想，這最穩當。（向女孩）姑娘，你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點了，還了你罷。

孩。 (驚懼, 退後) 我不要了! 你帶走!

客。 (似笑) 哦哦…… 因為我拿過了?

孩。 (點頭, 指口袋) 你裝在那里, 去玩玩。

客。 (頹唐地退後) 但這背在身上, 怎麼走呢?……

翁。 你息不下, 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 就沒有什麼了。

客。 對咧, 休息…… (默想, 但忽然驚醒, 傾聽) 不! 我不能! 我還是走好。

翁。 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 我願意休息。

翁。 那麼, 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 但是, 我不能……

翁。 你總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 是的, 還是走好。

翁。 那麼, 你也還是走好罷。

客。 (將腰一伸) 好，我告別了。我很感謝你們。(向着女孩) 姑娘這還你，請你收回去。

(女孩驚懼，歛手，要躲進土屋裏去。)

翁。 你帶去罷。要是太重了，可以隨時拋在墳地裏面的。

孩。 (走向前) 阿阿，那不行！

客。 阿阿，那不行的。

翁。 那麼，你再在野百合野薔薇上就是了。

孩。 (拍手) 哈哈！好！

客。 哦哦……

(極暫時中沈默)

翁。 那麼，再見了。祝你平安。(站起，向女孩) 孩子，扶我進去罷。你看，太陽早已下去了。(轉身向門)

客。 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徘徊沈思，忽然變驚) 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

走好罷……（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女孩扶老人走進土屋，隨即闔了門。過客向野地裏踉踉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後面）

（連續語錄）

剪拂集序

林語堂

作者介紹

【林語堂——林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發表的文字不多，可是他所寫的每一篇都是有氣力的文章，他的思想特別有勁，有熱氣的青年看了，一定會欣賞這種味兒。只可惜我們讀林先生的文章的機會太少了。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鏡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目，西長安街擡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嘩剝的鎗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願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爲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爲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爲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爲是。校事尙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

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份。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暗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腳，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傷感。雖然還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為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為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

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選錄剪拂集）

祝土匪

林語堂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不可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玉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士

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己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越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不在？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賄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槩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總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貨澈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鬚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了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為「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箇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為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八

(選錄莽原)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腳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于語絲逃懶足足兩個整月之過。近來正想做一點文章，適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先生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爲先生所璧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璧還」然後讀半農先生之原璧），半農想念啓明先生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伊歐先生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故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于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棉大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固謙，因爲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現代評論冠冕堂皇威儀隸隸的學者

無疑，且不失其「坦坦云云」之「身分者地」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狂進，溫文爾雅不必限于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爲尹默先生所獨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爲唯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童稚可曉，絕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卽思想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民國通共有一位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爲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閣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爲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是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天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

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即以第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天看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實爲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尙喜歡唱高調，尙相信高調之效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爲高調而不能成爲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尙有敗類的高調盈盈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尙沒人敢毅然贊成一箇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尙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爲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

民族昏慣的癩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先生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斷，閹割，何不爽快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根治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癡氣太重所致，若情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癡氣，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國人爲敗類也。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爲惟有爽爽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與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試以日本維新時代態度與中國革命後態度比較一下此點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尙是茫茫渺渺，到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尙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次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

之氣，一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死之證。卽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鄘風選得最多，便可爲證。（說到這個，恐話太長，姑置之。縱我覺得孔子，由活活潑潑的世故先生老練官僚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然既一厄于儒墨之爭，再厄於漢時十四博士之經學，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學（大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類自宋朝始之證），古人之精神已一無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太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貴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吧。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爲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障礙，乃吾人一種頑硬習氣之空氣，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

辦到的一步，且必爲「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癥疽者六，書于左方以待參考，不復多贅（這也可謂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對「永不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于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耒耜衝打而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鏡，送計開，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揪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請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

皮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玄同先生因爲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識了一大堆的廢話，未知有當否，然這回我對於語絲的義務可盡了。願頌「歐」安，並問「化」祺，不宣。

弟，語堂。一九二五，四，七。

（選錄語絲）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

作者介紹

徐志摩——徐先生是當代有數的詩人，他的散文也是那樣的富有詩意。巴黎的鱗爪與自剖，既是散文可以，就是詩也可以。（濃得化不開，）是徐先生自己的謙詞。我們覺得徐先生的散文永遠是那樣的流利，輕快，曼麗，處處表露着作者的聰明靈巧。如果一定要說出作者的一些缺點，頂多只能說他（才華大露，過于穩隨）可是這能算是缺點嗎？

了。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薰酥了！——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不碍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巴黎，軟酥絲的巴黎，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責備你，不督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揉你。它撫着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着。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着羅浮宮的情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着，溫馴的水波；流着，纏綿的恩怨。咖啡館；和着交頸的軟語，開懷的笑響；有踞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跳舞場；和着翻飛的樂調，迷醇的酒香，有獨自支頤的少婦思量着往蹟的愴心。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是歡暢，是快樂，是甜蜜，是和諧；但沈殿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經驗的本質，說重一點是悲哀，說輕一點是惆悵；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漾着，可得留神了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

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談起了勁，茶也沒喝，煙也沒吸，一直從黃昏談

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睡了一歇，我一闔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愜悅的把我自己也極了進去，這巴黎的夢真醉人，醉你的心，醉你的意志，醉你的四肢百體，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我醒過來時還是迷惘的忘了我在那兒，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麼夢來了，朋友，為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裏有水，不覺也失笑了——可是朝來的夢，一個詩人說的，同是這悲涼滋味，正不知這淚是為那一個夢流的呢！

下面寫下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說，不是寫實，也不是寫夢，——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南邊人說的「出門不認貨」，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

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們活什麼來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採花，到海邊就得檢貝殼，畫歌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書卷——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少年老成——什麼話！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也是他們的本分；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寬一點說，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多的是漩渦——輪着的時候誰躲得了給捲了進去？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是你登仙的時候，是你辨着酸的時候，是你嘗着甜的時候。

巴黎也不定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流波裏的潛流更猛，漩渦更急，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

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漩渦給淹了去——雖則也就夠險。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塞因河岸邊看熱鬧，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着，從沒敢往深處跑——這來漩渦的紋螺，勢道，力量，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楚多了。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着的一張萍葉，我見着了它，攔在手裏把玩了一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任它飄流去——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曾見來，它以後的飄泊，我也見不着，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恩緣——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踪跡，我如何能忘，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

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着她，她獨坐在燈光最闇漆的屋角裏，這屋內那一個男子不帶媚態，那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頂寬邊的黑帽，在鬍密的睫毛上隱隱閃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爾到紅塵裏隨喜來了。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她的別樣的支頤的倦態，她的曼長的手指，她的落漠的神情，有意無意間的歎息，在在都激發我的好奇——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右邊來了肥的，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拍在我面前晃着酒杯。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

第一晚這樣，第二晚又是這樣，獨自默默的坐著，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第一次得著的回音，雖則是「多謝好意，我

再不願交友」的一個拒絕，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我再不能放過她。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決不是犯罪，除非你在歷程中洩漏了你的靈氣暴氣，陋相或是貧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識相」，上海人說的，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對方人理你不理你，當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驟對，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

我不能放過她。第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店主人——交去。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可是回話來了——她就走了，你跟着去吧。

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着我。

你爲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先生，像我這再不願意有朋友的人？

她張着大眼睛看我，口唇微微的顫着。

我的冒昧是不望恕的，但是我看了你憂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和你談一次話，如其你許我，那就是我的想望，再沒有別的意思。

真的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我話還沒說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她聲音都啞了。

我們在路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一晌，並着肩沿馬路走去，走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直望波龍尼大林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

原來如此，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但既然不願意何以每晚還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捨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見——他的地方，但那時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際遇嗎，先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不瞞你說，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索性說給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只要你不嫌。

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

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

她初次笑了。多齊整潔白的牙齒，在道上的幽光裏亮着！有了你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我還怕什麼音樂？

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基角坐下，喝完了兩瓶香檳，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直到早三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才起身走，我在他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

了一切，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長的。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以及當代描寫東方的文學；阿東方，我的童真的夢魂那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舖，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我就覺着奇怪，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二來他爲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她說是她的丈夫，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爲愛他觸怒了自己的父母，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爲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那樣溫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

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我那時就愛跳舞，阿，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巴黎那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我的妙

齡，我的顏色，我的體態，我的聰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阿，如今你見的只是悲慘的餘生，再不留當時的丰韻——制定了我初期的墮落。我說墮落不是？是的，墮落，人生那處不是墮落，這社會那裏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的清潔？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一個十七歲的女子那有什麼主意，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

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蠱，我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那有什麼機心，那懂得虛偽的卑鄙的人間的底裏，我又是個外國人，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為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許貪我年輕貪我貌美帶回家去廣告他自己的手段，因為真的我不會感著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幾時他就對我冷淡了，其實他就沒有熱過，碰巧我是個傻孩子，一天不聽著一半句軟語，不受些溫柔的憐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傷。他有的是錢，有的是趨奉諂媚，成天在外打獵作樂，我愁了不來慰我，我病了不來問我，連著三年抑鬱的生涯完全消滅了我

原來潑潑快樂的天機，到第四年實在耽不住了，我與他吵一場，巴黎再見我父親的時候，他幾乎不認識我了。我自此就永別了我的英國丈夫。因為雖則實際的離婚手續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辦理，他從我走了後也就不再來顧問我——這算是歐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從倫敦回到巴黎，就比欠困的雀兒重復飛回了林中，眼內又有了笑，臉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體好多，就連童年時的種種期望又在我心頭活了回來。三四年結婚的經驗更叫我厭惡西歐，更叫我神往東方。東方，阿浪漫的、多情的、東方！我心裏常常的懷念著。有一晚，那一個運定的晚上，我就在這屋子內見著了他，與今晚一樣的歌聲，一樣的舞影，想起還不就是昨天，多飛快的光陰，就可憐我一個單薄的女子，無端叫運神擺佈，在情網裏顛連，在經驗的苦海裏沈淪，朋友，我自分是已經埋葬了的活人，你何苦又來逼著我把往事掘起，我的話是簡短的，但我身受的苦惱，朋友，你信我，是不可量的；你望我的眼裏看，憑著你的同情你可以在剎那間領會我靈魂的真際！

他是非利濱人，也不知怎的我初次見面就迷了他。他膚色是深黃的，但他的性情

是不平信的溫柔，他身樣是短的，但他的私語有多叫人魂銷的魔力？阿，我到如今還不能怨他；我愛他太深，我愛他太真，我如何能一刻忘他，雖則他到後來也是一樣的薄情，一樣的冷酷。你不倦麼，朋友，等我講給你聽。

我自從認識了他，我便傾注給他我滿懷的柔情，我想他，那負心的他，也夠他的享受，那三個月神仙似的生活！我們差不多每晚在此聚會的。祕談是他與我，歡舞是他與我，人間再有更甜美的經驗嗎？朋友你知道痴心人赤心愛戀的瘋狂嗎？因為不僅滿足了我私心的想望，我十多年夢魂繚繞的東方理想的實現。有他我什麼都有了，此外我更有什麼沾戀？因此等到我家裏為這事情與我開始交涉的時候，我更不躊躇的與我生身的父母根本決絕。我此時又想起了我垂髫時在北京見著的那個嫁中國人的女子，她與我一樣也爲了痴情犧牲一切，我只希冀她這時還能保持着她那純愛的生活，不比我這失運人成天在幻滅的辛辣中回味。

我愛定了他。他是在巴黎求學的，不是貴族，也不是富人，那更使我放心，因為我早年的經驗使我迷信真愛情是窮人才能供給的。誰知他騙了我——他家裏也是有錢的，

那時我在熱戀中拋棄了家，犧牲了名譽，跟了這黃臉人離却巴黎，辭別歐洲，經過一個月
的海程，我就到了我理想的燦爛的東方。阿我那時的希望與快樂！但才出了紅海，他
就上了心事，經我再三的逼他才告訴他家裏的實情，他父親是菲利浦最有錢的土著，性
情是極嚴厲的，他怕輕易不能收受她進他們的家庭。我真不願意把此後可憐的身世
煩你的聽，朋友，但那才是我痴心人的結果，你耐心聽着吧！

東方，東方才是我的煩惱！我這回投進了一個更陌生的社會，呼吸更沈悶的空氣；
他們自己中間也許有他們溫暖的人情，但輪着我的却一樣還是猜忌與譏刺，更不容
情的刺襲我的孤獨的性靈。果然他的家庭不容我進門，把我看作一個「巴黎淪來的
可疑的婦人」。我爲愛他也不知忍受了多少不可忍的侮辱，吞了多少悲淚，但我自慰
的是他對我不變的恩情。因爲在初到的一時他還是不時來慰我——我獨自賃屋住
着。但慢慢的也不知是人言浸潤還是他原來愛我不深，他竟然表示割絕我的意思。
朋友，試想我這孤身女子犧牲了一切爲的還不是他的愛，如今連他都離了我，那我更有
什麼生機？我怎的始終不會自毀，我至今還不信，因爲我那時真的是沒路走了。我又沒

有錢，他狠心丟了我，我如何能再去纏他，這也許是我們白種人的癡強，我不久便揩乾了眼淚，出門去自尋活路。我在一個菲美合種人的家裏尋得了一個保姆的職務；天幸我生性耐煩，顧小孩子的——我在倫敦的日子沒孩子管，我就養貓弄狗——救活我的是那三五個活靈的孩子，黑頭髮短手指的乖乖。在那炎熱的島上我是過了兩年沒顏色的生活，得了一次凶險的熱病，從此我面上再不存青年期的光彩。我的心境正稍稍回復平衡的時候，兩件不幸的事情又臨着了：一件是我那他與另一女子的結婚，這消息使我昏絕了過去，一件是被我棄絕的慈父也不知怎的問得了我的踪跡，來電說他老病快死要我回去。阿天罰我！等我趕回巴黎的時候正好趕着與老人訣別，懺悔我先前的造孽！

從此我在人間還有什麼意趣？我只是個實體的鬼影，活動的屍體，我的心也早就死了，再也不起波瀾；在初次失望的時候我想像中還有個遼遠的東方，但如今東方只在我的心上留下一個鮮明的新傷，我更有什麼希冀，更有什麼心情？但我每晚還是不自主的到這飯店裏來小坐，正如死去的鬼魂忘不了他的老家！我這一生的經驗本不想

再向前吐露的，誰知又碰着了，你，苦苦的追着我，逼我再一度擦撥死盡的灰，這來你狗明白了，爲什麼我老是這落漠的神情，我猜你也是過路的客人，我深深自幸又接近一弄人情的溫慰，但我不敢希望什麼，我的心是死定了的，時候也不早了，你看方才舞影凌亂的地板上現在只騰一片冷淡的燈光，侍役們已經收拾乾淨，我們也該走了，再會吧，多情的朋友！

(二) 「先生，你見過豔麗的肉沒有？」

我在巴黎時常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老鬧着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裏，光線闊慘得怕人，白天就靠甯塊日光胰子大小的玻璃窗給裝裝幌，反正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碼總得上燈的時候他才脫下了他的外褂露出兩條破爛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豔麗的垃圾窩裏開始他的工作。

豔麗的垃圾窩——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畫！我說給你聽聽。——貼牆有精窄的一條上面蓋着黑毛氈的算是他的床，在這上面就准你規規矩矩的躺着，不說起坐一定札腦

袋，就連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來永遠不退讓的屋頂先生的身分！承着頂尖全屋子頂寬窄的部分放着他的書桌——我捏着一把汗叫它書桌，其實遠用提嗎，上邊什麼法寶都有，書冊子，稿本，墨炭，顏色盤子，爛襪子，領結，軟領子，熱水瓶子壓痛的，燒乾了的酒精燈，電筒，各色的藥瓶，彩油瓶，髒手絹，斷頭的筆桿，沒有蓋的墨水瓶子，一柄手槍，那是瞞不過我化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舊貨攤上換來的，照相鏡子，小手鏡，斷齒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盃，詳夢的小書，還有——還有可疑的小紙盒兒，凡士林一類的油膏……一隻破木板箱一頭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塊灰色布的是他的梳妝台兼書架，一個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舊板的盧騷集子給變了去，一頂便帽套在洋瓷長提壺的耳柄上，從袋底裏倒出來的小銅錢錯落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幾隻稀小的爛蘋果圍着一條破香蕉像是一羣大學教授們圍着一個教育次長索斯……

壁上看得更斑斕了：這是我頂得意的一張龐那的底稿當廢紙買來的，這是我臨牀內的裸體，不十分行，我來撩起燈罩你可以看清楚一點，草色太濃了，那膝部畫壞了，這一小幅更名貴，你認是誰，羅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運氣，也算是錯來的，老巴黎就是這

點子便宜，挨了半年八個月的餓，不要緊，只要有機會撿着真東西，這還不值得！那邊一
張擠在兩幅油漆縫裏的，你見了沒有，也是有來歷的，那是我前年趁馬克倒霉路過佛蘭
克福德時夾手搶來的，是真的，孟督爾都難說，就差糊了一點，現在你給三千佛郎我都不
賣，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長條……在他那手指東點西的賣弄他的家
珍的時候，你竟會忘了你站着的地方是不夠六尺闊的一間閣樓，倒像跨在你頭頂那兩
井斜着下來的屋頂也順着他那藝術談法術似的隱了去，露出一個爽愷的高天，壁上的
疙瘩，壁蟻窠，霉塊，釘疤，全化成了哥羅畫幀中「飄飄欲化煙」的最美麗林樹與輕快的
流澗，桌上的破領帶及手絹爛香蕉臭襪子等等也全變形成戴大闊邊稻草帽的牧童們，
偎着樹打盹的，牽着牛在澗裏喝水的，手反襯着腦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瞪眼看天的，斜眼
瞞着那邊走進來的娘們手按着音腔吹橫笛的——可不是那邊來了一羣娘們，全是年
歲青青的，露着胸膛，散着頭髮，還有光着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着來了……噠！小心扎
腦袋，這屋子真扁紐，你出什麼神來了？想着你的 BEAUBI 對不對？你到巴黎快半個月，
該早有落兒了，這年頭收成真容易——噠，太容易了！誰說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獄？你

吸煙斗嗎？這兒有自來火。對不起，屋子裏除了床，就是那張彈簧已經追悼過的沙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頂溫柔的一樣東西。

不錯，那沙發，這閣樓上要沒有那張沙發，主人的風格就落了一個極重要的原素。說它肚子裏的彈簧完全沒了勁，在主人說是太謙，在我說是簡直污曠了它。因為分明有一部分彈簧是不會死透的，那在正中間，看來倒像是一座分水嶺，左右都是往下傾的，我初坐下時不提防它還有彈力，倒叫我駭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霉了，露着黑黑黃黃不知是什麼貨色，活像主人襯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咬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麼了你？我笑——你坐上沙發那樣兒叫我想起愛菱。愛菱是誰？

她呀——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兒。模特兒？你的破房子還有模特兒，你這窮鬼化得起……別急，究竟是中國初來的，聽了模特兒就這樣的起勁，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紅印了！本來不算事，當然，可是我說像你這樣的破雞棚……破雞棚便怎麼樣，耶穌生在馬號裏的，安琪兒們都在馬矢裏隨着禮拜哪！別忙，好朋友，我講你聽。如其巴黎人有一個好處，他就是不勢利！中國人頂糟了，這一點；窮人有窮人的勢利，闊人有闊人的

勢利，半不關珊的有半不關珊的勢利——那才是半開化，才是野蠻！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髒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國，誰不叫我外國叫化子，那配進北京飯店一類的勢利場；可是在巴黎，我就這樣兒隨便，問那一個衣服頂漂亮膠子搽得頂香的娘們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你信不信？至於模特兒，那更不成話，那有在巴黎學美術的，不論多窮，一年裏不換十來個眼珠亮亮的來坐樣兒？屋子破更算什麼？波希民的生活就是這樣，按你說模特兒就不該坐莫沙，你得準備杏黃實緞繡丹鳳朝陽做墊的太師椅請她坐，你才安心對不對？再說……

別再說了！算我少見世面，算我是鄉下老嫗，得了；可是說起模特兒，我倒有點好奇，你何妨講些經驗給我長長見識？有真好的沒有？我們在美術院裏見著的什麼維納絲得米羅，維納絲梅第妻，還有鐵青的魯班師的，鮑第千里的，丁稻來篤的，賽奧其安內的，裸體實在是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反面說，新派的比如雪尼約克的，瑪提斯的，塞尚的，高歌的，弗朗刺馬克的，又是太醜，太損，太不像人，一樣的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人體美，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幸生長在中國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與

後部看不出多大分別的世界裏，實在是太蒙昧無知，太不開眼。可是再說呢，東方人也許根本就不該叫人開眼的，你看過約翰巴里士那本沙揚娜沒有，他那一段形容一個日本裸體舞女——就是一張臉子粉搽得像棺材裏爬起來的顏色，此外耳朵以後下巴以下就比如一節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惡心。你們學美術的才有第一手的經驗，我倒……

你倒是真有點羨慕，對不對？不怪你，人總是人。不瞞你說，我學畫原來的心機也就是這點對人體秘密的好奇。你說我窮相，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甯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佛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你簡直可以說我是着了迷，成了病，發了瘋，愛說什麼就什麼，我都承認——我就不能一天沒有一個精光的女人，在我的面前供養，安慰，餵飽我的「眼淫」。當初羅丹我猜也一定與我一樣的狼狽，據說他那房子裏老是有剃光了的女人，也不爲坐樣兒，單看她們日常生活「實際的」多變化的姿態——他是一個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羣紮了毛皮

的馴羊！魯班師那位窮凶極惡的大手筆，說是常難爲他太太做模特兒，結果因爲他成天不斷的畫他太太竟許連穿褲子的空兒都難得有！但如果這話是真的，魯班師還是太傻，難怪他那畫裏的女人都是這刺白豬似的單調，少變化；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論男女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顏色望地面上撒，玫瑰，羅蘭，石榴，玉簪，剪秋羅，各樣都沾到了一種或幾種的彩澤，但決沒有一種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調的，那如其有，按理論講，豈不是又得回復了沒顏色的本相？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骼，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相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濕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見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巧妙就在你明知這山裏有金子，可是在那一點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阿！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着眼睛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回頭我給你看看我那張破床底下有一本寶貝，我這十年血汗辛勞的成績——千把張的人體臨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這間破鷄棚裏鈎下的，別看低我這張彈簧早經追掉了的沙發，這上面落坐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女人！別提專門做模特的兒的，巴黎那一個不知道俺家黃臉什麼，那不算希奇，我自負的是我獨到的發見：一半因為看多了緣故，女人肉的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掛的女人就同紫霞宮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欲，反面說當真穿着得極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人堆裏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正如老練的礦師一瞥就認出鑛苗，我這美術本能也是一瞥就認出「美苗」，一百次裏錯不了一次；每回發見了可能的時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剝光了她，我看個滿意不成，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時候真難得有！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着了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用提了，比發瘡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明是在小腹與……

夠了夠了！我倒叫你說得心癢癢的。人體美！這門學問，這門福氣，我們不幸生

長在東方誰有機會研究享受過來！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又幸氣碰着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開開我的眼，你得替我想辦法，要我在你這宏富的經驗中比較最貼近理想的一個看看……

你又錯了！什麼，你意思花就許巴黎的花香，人體就許巴黎的美嗎？太滅自己的威風了！別信那巴理士什麼沙揚娜拉的胡說，聽我說，正如東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麼香味，東方的人體在得到相當的栽培以後，也同樣不能比西方的人體差什麼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格的大小，皮膚的色彩。同時頂要緊的當然要你自己性靈裏有審美的活動，你得有眼睛，要不然這宇宙不論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還是白來的。我在巴黎苦過這十年，就為前途有一個宏願：我要張大了我這經過訓練的「淫眼」到東方去發見人體美——誰說我沒有大文章做出來？至於你要借我的光開開眼，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我想——可惜了！有個馬達姆朗，原先在巴黎大學當物理講師的，你看了準忘不了，現在可不在，到倫敦去了；還有一個馬達姆薛托，她是遠在南邊鄉下開麵包舖子的，她就夠打倒你所有的丁稻來篤，所有的鐵青，所有的

【美與其安內】——尤其是給你這未入流看，長得太美了！她通體就看不出一根骨頭的影子，全叫勻勻的肉給隱住的，圓的，潤的，有一致節奏的，那妙是一百個哥蒂謫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結構，真是奇蹟！你從意大利來該見過西龍尼維納絲的殘象，就那也只能彷彿，你不知道那浩的氣息的神奇，什麼大藝術天才都沒法移植到畫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裏辨論究竟是藝術高出自然還是自然高出藝術，我怕上帝僭先的機會畢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別的單就她站在那裏你看，從小腹接穩上股那兩條交蒼的弧線起直往下貫到腳著地處止，那肉的浪紋就比是——實在是無可比——你夢裏聽着的音樂，不可信的輕柔，不可信的勻淨，不可信的韻味——說粗一點，那兩股相並處的一條線直貫到底，不漏一層的破綻，你想通過一根髮絲或是吹度一絲風息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決不是肥肉的黏著，那就呆了。真是夢！唉，就可惜多美！一個天才偏叫一個身高六尺三寸長紅鬍子的麵包師給糟蹋了；真的這世上的因緣說來真怪，我很少看見美婦人不嫁給猴子類牛類水馬類的醜男人！但這是支話。眼前我招得到的，夠資格的也就不少——有了，方才你坐上這沙發的時候叫我

想起了愛菱，也許你與她有緣分，我就爲你招她去吧，我想應該可以容易招到的。可是上那兒呢？這屋子終究不是欣賞美婦人的理想背景，第一不夠開展，第二光線不夠！——至少爲外行人像你一類著想……我有了一個頂好的主意，你遠來客我也該獨出心裁招待你一次，好在愛菱與我特別的熟，我要她怎麼她就怎麼；暫且約定後天吧，你上午十二點到我這里來，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裏去，那是我常遊的地方，尤其是阿房奇石相近一帶，那邊有的是天然的地毯，這一時是自然最妖艷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來，樹綠得漲得出油來，松鼠滿地滿樹都是，也不很怕人，頂好玩的，我們決計到那一帶去秘密野餐吧——至於「開眼」的話，我包你一個百二十分的滿足，將來一定是你從歐洲帶回家最不易磨滅的一個印象！一切有我佈置去，你要是願意貢獻的話，也不用別的，就要你多買大楊梅，再帶一瓶橘子酒，一瓶綠酒，我們享半天開福去。現在我講得也累了，我得躺一會兒，我拿我床底下那本祕本給你先揣摩揣摩……

隔一天我們從芳丹薄羅林子裏回巴黎的時候，我髻鬢剛做了一個最荒唐，最艷麗，

最秘密的夢。

一四、二二、三二●

(選錄長澤副刊)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爲要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爲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爲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Trinity College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銷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 ——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 mposit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秋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鋪子。秋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的真，你得給你自己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机会。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阿，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痴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爲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掃壞了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會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况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寫，上朔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與會時再補。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 (Granta)，也有叫康河 (River Cam) 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賽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桑葉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賽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艸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甯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Backs”，這兩岸是幾個最聳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 Pembroke, St. Katharine's, King's, Clare, Trinity, 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隣着王家教堂 (King's Chap. I) 的閣偉。別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

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兩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幽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樹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艷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顛，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說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t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隄上的西泠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歐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是怯怯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着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櫛比的小穿闌與關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會泯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感的神奇！

但你還得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墳，迎着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艷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

甜の間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闌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眼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

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沒在恣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

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樹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均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撲抱大地的溫暖。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漿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頭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竊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我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擗，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掀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輪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嗚噪聲在你的耳邊揉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要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換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

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問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

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會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閑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脾昵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饅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堂。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

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長橋只
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著那錦帶
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
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
是微霰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
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融入了
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
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塗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
瀾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
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
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法恰恰

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蓉，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縵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放。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耍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為你備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

草廡縣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

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

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賸這不可信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斂的金光。再有

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艷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能說來你們也是不

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迴憶晨報副刊)

曼殊斐兒

徐志摩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康河晚照卽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作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豔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些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褫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却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為是神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威美感戀最純粹的一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

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頃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ngures of Muv'ence William Blake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到那間涵有無窮的邊涯.....

這類神祕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

當然嘲諷神秘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感覺。但世上「可爲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著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首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溼，我獨自冒着雨在倫敦的海姆司推特（Hamptonstead）間路警間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 Atheneum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評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却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

名】(Penname) Miss Ratha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 (New Zealand) 原名是 Rathleen Bean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ean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着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皇后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為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 (Athensium) 所以併入 London Nation 就爲此。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餘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人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 你知

道我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着這豔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激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却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鶉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 Blo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 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却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羣衆的歡迎，她却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關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

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擇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一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Charine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的A. B. 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乎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酒庵符斯基，著有一本“Dostoienskij: A Critical Study”，Martin S. o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 Tchek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會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况，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來，任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H. G. Wells）那裏的家去了（Easten Clebe），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濕了。

他們正在彭德街的寓，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很極了那個迴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們開門，我頗狼狽的拿着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為止，對於曼殊斐兒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為她只是與 Rose Macanlay, Virginia Woolf, Rona Wilson, Mrs. Lucas, Ve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并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

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但是他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如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歡喜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Birth Control，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 “A Story-teller's Holiday” 與 “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惡。

我當時未見曼殊妻兒以前固然並沒豫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emale，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藹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却沒有一半個人影。漆
[備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cini*，
Diana，埃及的 *Isis*，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lio*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
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
一位年輕的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
心裏實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卷髮，蓋着一張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
鮮豔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着像一
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纔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斯 *Bob*。這
是 *Bob* 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上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
她在我們的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
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筒，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

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龔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裏會過的 Sydney Waterl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Katharine）今天怎樣。我豎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氣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thenaeum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S的 Sullivan M。就講他遊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Parnassus 長，Myceanae 短，講個不住。S也問麥雷迦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W現在樓

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就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說「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的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却頗有些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B的著者，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W，S 麥雷的洪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是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樓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却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歩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下，我坐下，她也坐下，

……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些羅輯的經過，却並不會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强，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enses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被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豔燦爛的顏色，已夠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剌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佔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畫紙裱的，掛着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榻上。因為我斜倚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那個不是低的，真是！）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我何以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燒」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

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
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祕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一部寶
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
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象，恐怕就夠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
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
站在朋友的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為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
間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的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就抑鬱而
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却甯可冒猥
褻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鏗亮的黑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
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
她的髮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髮的式樣，却是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
我疑心她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髮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鬆，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
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得她髮之美

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你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澄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朗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Walter）或是柯羅（Corot）的畫，你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之凝視，感着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能感訝她粹極的靈微性，却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豔服，如其他人穿着，也許會引起瑣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

湯林生（H. M. Tomlinson）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伯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為很有意味的，他說：

「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國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為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

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徹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感。豔陽鼓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皙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髮環整如鬆，其神態之閒靜，有華族粲者之明粹，而無西豔伉儷之容。其軀體尤苗條，綽如也，若明蠟之靜儀，若晨星之澹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淡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銳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秘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着你，不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却不是偵探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她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慎密的必要；你不必說，她有數，你說了，她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間的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曾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裏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可能，而且是極近情

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着我靈府發洩。我那時即使有自覺的感覺，也似開茨 Keats 聽鷓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e happiness.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 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顫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意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來不曾聽見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聲音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竟似直達你的心靈底

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冷半僵的希望，洗滌你窒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活的情調；彷彿湊任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我便此時迴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零涕；她是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屢形似的一豎不再，我只能學 Art Vogler 之自慰，虔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ist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離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中便如吹菸管似的呼吸作響；她每句語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額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弱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祇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着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

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複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我而多耗她的珍貴的精神，並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Bhacca West, Ramer Wilson, Hutchinson, Swinton 等恐怕因爲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批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 “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爲安諾德 (Mathew Arnid) 以後評衡界裏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的本領。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珠珠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爲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她失望，她這裏又用她愛用的短句 “That's not the

thing, 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勤問中國頂喜歡契高甫的那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德，她的眉梢聳了一聳，笑道——

“Isn't i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 — the real thing!”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班人反而不認識。她說

“That's just it then of course,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說我以後也許譯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怕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彿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serene!»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rn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

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來，但始終爲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却變了她的祭文！下面附的一首詩，也許表現我的哀感更切些。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墮落。

羅馬西郊有座墓園，

芝羅蘭靜掩着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 (Hades) 黑輦之輪，

又喧響於芳丹卜羅 (一一) 榆青之間。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的創現，

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淚花里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 (Lake Geneva) 永抱着白朗磯 (Mount Blanc) 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同情是損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照。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飛騁，

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

我灑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截破生死之門？

(註一) 芳丹卜羅 (Fontainebleau) 爲曼殊斐兒死處。

英詩人雪萊 (Shelley) 與開次 (Keats) 皆客死。

(選錄小說月報)

溫州的踪跡

朱自清

作者介紹

朱自清——朱先生也是寫散文小品寫得很好的，所作大都裝貼細膩，纏綿悱惻，獨具風格。著有踪跡與背影等集。

(一) 「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1)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鉤兒——就是所謂軟金鉤麼？「鉤彎」垂着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軟與平和，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摺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託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嬌嬈了。枝

欹斜而靡，如少女的一雙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籠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籠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嫻潤；枝頭的好鳥爲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爲何儘擰着眼睛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麼來着？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麼？捨不得那疏疏的籠兒麼？不，不，不，您得到籠下去找，您得向籠中去找——您該找着那捲簾人了？她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的喲！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萬喚，你能夠出來麼？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聖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已。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於中西的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爲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1) 綠

我第二次到仙岩 (一) 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11)

梅雨潭是一箇瀑布潭。仙岩有三箇瀑布，梅雨潭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的聲音；抬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箇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宇宙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箇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箇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濕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下來，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小的幾縷；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傲

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說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吸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箇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縮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

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

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箇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一) 山名，瓊安的勝蹟。

(二) 第一次去時，沒有覺着驚詫。

(三) 白水滌

幾個朋友伴我遊白水滌。

這也是箇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細了。有時閃着些須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卻又沒有——只騰一片飛烟而已。從前有所謂「霧鬢」，大概就是這樣了。所以如此，全由於岩石中間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裏，無可憑依，凌虛飛下，便扯得又薄又細了。當那空處，最是奇蹟。白光嬾爲飛烟，已是影子；有時卻連影子也不見。有時微風過來，用纖手挽着那影子，牠便孌孌的成了一箇軟弧；但她的手才鬆，牠又像橡皮帶兒似的，立刻伏伏貼貼的縮回來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雙不可知的巧手，要將這些影子織成一箇幻網——微風想奪了她的，她怎麼肯呢？

幻網裏也許織着誘惑；我的依戀便是箇老大的證據。

三、一六。

(四) 生命的價格——七毛錢

生命本來不應該有價格的；而竟有了價格！人販子，老鴇，以至近來的綁票土匪，都就他們的所有物，標上參差的價格，出賣於人；我想將來許還有公開的人市場呢！在種種「人貨」裏，價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們的票了，少則成千，多則成萬；大約是有歷史以

來，「人貨」的最高的行情了！其次是老鴇們所有的妓女，由數百元到數千元，是常常聽到的。最賤的要算是人販子的貨色！他們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貨」，所以便賣不起價錢了。

人販子只是「仲買人」，他們還得取給於「廠家」便是出賣孩子們的人家。「廠家」的價格才真是道地呢！青光裏會有一段記載，說三塊錢買了一個了頭，那是移讓過來的，但價格之低，也就夠令人驚詫了！「廠家」的價格，卻還有更低的！三百錢，五百錢買一個孩子，在災荒時不算難事！但我不曾見過。我親眼看見的一條最賤的生命，是七毛錢買來的！這是一個五歲的女孩子。一個五歲的「女孩子」賣七毛錢，也許不能算是最賤；但請您細看：將一條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銀元各放在天平的一箇盤裏，您將發見，正如九頭牛與一根牛毛一樣，兩箇盤兒的重量相差實在太遠了！

我見這個女孩，是在房東家裏。那時我正和孩子們喫飯；妻走來叫我看一件奇事，七毛錢買來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條凳上；面孔黃黑色，但還豐潤；衣帽也還整潔可看。我看了幾眼，覺得和我們的孩子也沒有什麼差異；我看不出她的低賤的生命

的符記——如我們看低賤的貨色時容易發見的符記。我回到自己的飯桌上，看看阿九和阿榮，始終覺得和那個女孩沒有什麼不同！但是，我畢竟發見真理了！我們的孩子所以高貴，正因為我們不曾出賣他們，而那個女孩所以低賤，正因為她是被出賣的；這就是她祇值七毛錢的緣故了！呀，聰明的真理！

妻告訴我這孩子沒有父母；她哥嫂將她賣給房東家姑爺開的銀匠店裏的伙計便是帶着她喫飯的那個人。他似乎沒有老婆，手頭很窘的，而且喜歡喝酒，是一個糊塗的人。我想這孩子父母若還在世，或者還捨不得賣她，至少也要遲幾年賣她；因為她究竟是可憐可憐的小羔羊。到了哥嫂的裏手，情形便不同了！家裏總不寬裕，多一張嘴喫飯，多費些布做衣，是顯而易見的。將來人大了，由哥嫂賣出，究竟是為難的；說不定還得找補些兒，才能送出去。這可多麼冤呀！不如趁小的時候，誰也不注意，做箇人情，送了乾淨！您想，溫州不算十分窮苦的地方，也沒碰着大荒年，幹什麼得了七箇小毛錢，就心甘情願的將自己的小妹子捧給人家呢？說等錢用，誰也不信！七毛錢了得什麼急事！溫州又不是沒人買的！大約買賣兩方本來相知；那邊恰要個孩子頑兒，這邊也樂

得出脫，便半送半賣的含糊定了交易。我猜想那時夥計向袋裏一摸，一股腦兒掏了出來，只有七毛錢！哥哥原也不指望着這筆錢用，也就大大方方收了完事。於是財貨兩交，那女孩便歸伙計管業了！這一筆交易的將來，自然是在運命手裏。女兒本姓「碰」，由她去碰吧！但可知的，運命決不加惠於她！第一幕的戲已啓示於我們了。照妻所說，那伙計必無這樣耐心，撫養她成人長大！他將像豢養小豬一樣，等到相當的肥壯的時候，便賣給屠戶，任他宰割去；這其間是得了賺頭，是理所當然的！但屠戶是誰呢？在她賣做了頭的時候，便的主人！「仁慈的」主人只宰割她相當的勞力，如養辛而剪牠的毛一樣。到了相當的年紀，便將她配人。能夠這樣，她雖然被欺在了頭坯裏，卻還算不幸中之幸哩。但在目下這錢世界裏，如此大方的人究竟是少的；我們所見的，十有六七是刻薄人！她若賣到這種人手裏，他們必拶榨她過量的勞力。供不應求時，便罵也來了，打也來了！等她成熟時，卻又好轉賣給人家作妾；平常拶榨的不夠，這兒又找補一箇尾子！偏生這孩子模樣兒又不好，入門不能得丈夫的歡心，容易遭大婦的凌虐，又是顯然的！她的一生，將消磨於眼淚中了！也有些主人自己收婢作妾的，但紅顏白髮，

也只空斷送了她的一生！和前例相較，只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更可危的，她若被那伙計賣在妓院裏，老鴇才真是個令人肉顫的屠戶呢！我們可以想到她怎樣逼她學彈學唱！怎樣驅遣她去做生活！怎樣用藤筋打她，用針刺她！怎樣督責她承歡買笑！她怎樣喫殘羹冷飯！怎樣打熬着不得睡覺！怎樣終於生了一身毒瘡！她的像貌使她只能做下等的妓女；她的淪落風塵是終生的！她的悲劇也是終生的——唉！七毛錢竟買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軀竟抵不上區區七箇小銀元麼？生命真太賤了！生命真太賤了！

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運命，真有些膽寒！錢世界裏的生命市場存在一日，都是我們孩子的危險！都是我們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責呢？

四，九。

（選錄我們的七月）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漿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杆，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杆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

船上也有這個，但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色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是一個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了，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幅射着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霧，透過這烟霧，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裏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臨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盡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

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朧龐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她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婀娜着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在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個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碑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愴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

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稀疏的林，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野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遊蹤的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籍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消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在蔭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般湧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

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划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熱鬧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们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

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揩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與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處，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贖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能，盈盈的上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偷偷窺着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般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

看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會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聲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他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人等，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的，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爍爍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

出來了，這使我躁踏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由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是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

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着的盼望，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甯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情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却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昭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與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當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是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靜之後，我的思想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辨。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是想將別的思路踏在腳下。

從這重重的爭鬥裏，我感到了濃厚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為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一）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為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為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又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鬥；爭鬥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影射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不安更甚了。清黯的夜景也為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為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黃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

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個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來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光照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稀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我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竄竄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汨——汨的漿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

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彼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

(一)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見雪朝四八頁。

(選錄東方雜誌)

漿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作者介紹

俞平伯——俞先生也是頁當代的詩譽，可是我們更愛好他的散文。小品。我們覺得他的散文小品比他的詩更具有詩情。周作人先生在作者的雜拌几上題記說：「平伯所寫的文章自具有一種獨特的風致，這風致是屬於中國文學的，那樣地奮而又那樣地新。」這個話之于俞先生的散文，是很恰當的說明。

我們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燈影，當圓月猶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裏吃了一盤豆腐乾絲，兩個燒餅之後，以歪歪的腳步翹上夫子廟前停泊着的畫舫，就癩洋洋地到籐椅上去。了好鬱蒸的江南，傍晚也還是熱的。「快開船罷！」漿聲響了。

小的燈舫初次在河中蕩漾；於我，情景頗是朦朧，滋味是怪羞澀的。我要錯認牠作七里的小山塘；可是河房裏明窗洞啓，映着玲瓏入畫的曲欄干，頓然省得身在何處了，佩弦呢。

他已是重來，很應當消釋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頻繁地搖着我的黑紙扇，胖子是這個樣怯熱的嗎？

又早是夕陽西下，河上發成一抹脂胭的薄媚，是被青谿的姊妹們所薰染的嗎？還是勻得她們臉上的殘脂呢？寂寂的河水，隨雙槳打牠，終是沒言語。密匝匝的綺恨逐老去的年華，已都如蜜餞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窩裏，連嗚咽也將嫌牠多事，更那裏論在哀嘶。心頭，宛轉的悽懷口內，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橋邊買了一匣烟，蕩過東關頭，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着的三個壯闊的橋洞，青谿（註）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谿然而抖落。哦！悽厲而繁的弦索，顛盆而澀的歌喉，雜着嚇哈的笑語聲，劈拍的竹牌響，更能把諸船樓上的華燈彩繪，顯出火樣的鮮明，火樣的溫煦了。小船兒載着我們，在大船縫裏擠着，挨着，抹着走，牠忘了自己也是今宵河上的一星燈火。

（註）過了大中橋謂之青谿。

既好意思踏進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窩，誰還好意思不笑笑呢！今天的一晚

且默了滔滔的言說，且舒了惻惻的情懷，暫且學着，姑且學着我們平時認為在醉裏夢裏的他們的憨癡笑語，這真是事實上的 Dead-end 了！看，初上的燈兒們一點點掠剪柔膩的波心，梭織地往來，把河水都皺得微明了。紙薄的心旌，我的，儘無休息地跟着牠們飄蕩，以與怦怦而內熱，這還好說什麼的！如此說，誘惑是誠然有的，且於我已留下不易磨滅的印記。至於對榻的那一位先生，自認會一度擺脫了糾纏的他，其辨解又在何處？這實在非我所知，或者可以說，『小孩子噯！』

我們醉不以澀味的酒，以微漾着的夜的月華。不是什麼欣悅，不是什麼慰藉，只感到一種怪陌生，怪異樣的朦朧。朦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個如花的笑——這麼淡，這些淡的情笑。淡到已不可說，已不可擬，且已不可想，但我們終久是眩暈在牠離合的神光之下的。我們沒法使人信牠是有，我們不信牠是沒有，勉強哲學地說，這或者近於佛家的所謂『空』，既不當魯莽說牠是『無』，也不能逕直說牠是『有』或者說『有』是有的，只因無可比擬形容那『有』的光景；故從表面看，與『沒有』似不生分別。若定要我再說得具體些，譬如東風初勁時，直上高翔的紙鳶，索線的那人兒自然遠得很了。知牠是那一家

呢！但憑那紙鳶尾一縷飄絲的彩線，便容易揣知下面的人寰中，心有微紅的一雙素手，捲起輕綃的廣袖，牢擔荷小紙鳶兒命脈的。飄翔豈不是東風的力，又豈不是紙鳶的令德；但其根株却將另有所寄。請問，這和紙鳶的省悟與否有何關係？故我們不能認笑是非有。也不能認矇矓即是笑。我們定當如此說，矇矓裏胎孕着一個如花的幻笑，和矇矓又互相混融着的；因牠本來是淡極了，淡極了這麼一個。

漫提那些紛繁的話，船兒已將泊在燈火的叢中去了。對岸有盪跳動的汽油燈，瑣玆便硬說牠遠不如微黃的燈火。我其時已忙懼交加，簡直沒法和他分證那是非。其實同被囚襲的僻趣所沈浸，我且更甚于他，故分證也是枉然。上節以彈說彈的把戲愈弄人愈糊塗，現在的說法倒不如撇開了我，執着我所遭逢的外緣，如洞悉了我的所見，那麼我的所感便不辨而解，不知而知了。

時有小小的艇子急忙忙打槳，向燈影的密流裏橫衝直撞。冷靜孤獨的油燈映見黯淡淡淡的畫船（？）頭上，秦淮河姑娘們的靚妝。茉莉的香，白蘭花的香，脂粉的香，紗衣裳的香……微波泛濫出甜的暗香，隨着她們那些船兒蕩，隨着我們的船兒蕩，隨着大大小小

小一切的艤兒蕩。有的互相笑語，有的默不響，有的攪着胡琴亮着嗓子唱。一個，三兩個，五六七個，比肩並坐在船頭的兩旁也無非多添些淡薄的影子葬在我們的心上——太過火了，不至於罷，早消失在我們的眼皮上，不過，同是些女人們，你能認識那一個的面龐？誰都是這樣急急忙忙的打着槳，誰都是這樣向燈影的密流裏衝着撞；又何況久沈淪的她們，又何況飄泊慣的我們。當時空空的醉，今朝空空的悵惘。老實說，咱們萍泛的綺思不過如此而已，至多也不過如此而已。你且別講，你且別想！這無非是夢中的電光，這無非是無明的幻想，這無非是以零星的火種微炎在大慾的根苗上。扮戲的咱們，散了場原是一樣，然而上場鑼下場鑼，天天忙，人人忙，看載送女郎的艇子才過去，貨郎旦的小船不是又來了一盞小煤油燈，一輪的什物，他也忙得來像手裏的搖鈴，這樣丁冬而郎當。

楊枝綠影下有條華燈璀璨的彩舫在那裏停泊。我們那船不禁也依傍短柳的腰枝，欹側地歇了。遊客們的大船，歌女們的艇子，靠着，唱的拉着嗓子，聽的歪着頭，斜着眼，有的甚至於跳過她們的船頭。如那時有嚴重的聲音，必然說：「這那裏是什麼旖旎風光！只有千疊的哀思在我胸中飄蕩。」咱們是不知道，是不解脫？只模糊地覺着在秦淮河船上板

起老臉是怪不好意思的。且想咱們爲什麼來的是需求映入那間明靜的印象，還是要深深地結想？咱們本是在旅館裏爲什麼不早早入睡，掂着牙兒，領略那「臥後清宵細細長」而偏這樣急急忙忙跑到河上來無聊浪蕩？

還說那時的話，從楊柳枝的亂鬢裏所得的境界，照規矩外帶三分風華的，況且今宵此地動盪着有燈火的明姿泛濫着有女兒們的嬌喉！況且今宵此地，又是圓月既缺未缺，欲上未上的黃昏時候。叮噹的小鑼，伊軋的胡琴，沈瑱的大鼓……絃吹聲騰遍了三里的秦淮河。噓噓囔囔的一片，分不出誰是誰，分不出那兒是那兒，只有整個的繁喧來把我們包圍。彷彿都搶着說笑，這兒夜夜盡是如此的，不過初上城的鄉下老是第一次呢。真是鄉下人，真是第一次。且聽吾訴苦，在此節之後。

穿花蝴蝶樣的小艇子多到不和我們相干，貨郎且式的船會以一瓶汽水之故而攔近來，這是真的。至於她們呢，即使偶然燈影相偎而却掠過去，也無非瞧見我們微紅的臉罷了，不見得有什麼別的。可是，誇口太早哩！——來了，竟向我們來了！不但是近，且攔着了。船頭也傍着，船尾也傍着。這不但是攔着，且亦着了。廝並着倒還不很要緊，且有人撲冬地

跨上我們的船頭了。這豈不大吃了一驚！幸而來的不是姑娘們，還好（她們正冷冰冰地在那船頭上）否則辛苦更要吃得足了。來人年紀並不大，神氣倒怪狡猾，把一扣破爛的手摺，攤在我們眼前，讓細瞧那些戲目，好好兒點個唱，他說：「先生，這是小意思！」諸君，讀者：想一想那時的我們。

好自命為超然派的來看榜樣！兩船挨着，燈光愈皎，見佩弦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時的我是也是這樣，這當轉問他。（我希望我的鏡子不要過於給我下去。）老是紅着臉，終久不能打發人家走路的，可以想個法子在當時是很必要。說來也好笑，我的老調是一味的默，或乾脆說個「不」，或者搖搖頭擺擺手表示「決不」，如今都已使盡了。佩弦更進了一步，他嫌我的方術太冷漠了，又未必中用，擺脫糾纏的正當道路惟有辨解。好嗎！聽他說：「你不知道？這事我們是不能做的。」這是諸辨解中最簡潔，最漂亮的一個。可惜他所說的「不知道」來人倒真有些「不知道」，辜負了這二十分聰明的反語。他想得有理由，你們爲什麼不能做這事呢？因道「爲什麼？」佩弦又進一層曲解。那知道更壞事，竟只博得那些船上人的一晒而去。他們平常雖不以聰明名家，但今晚却又怪聰明，如洞徹

人的肺肝一樣的吃虧的故事，即我情願給諸君聽，怕有人未必願意哩！「算了罷！就是這樣算了罷！」恕我不再寫了。以外的等他自己和諸君相見。

再綜括沒有的敘述方是如此。其實，那時連翹而來的，我記得至少亦有三五次。我在左舷，他在右舷，各運神通力，把誘惑我們一個一個的打發走路。但走的是走了，來的還正來，我們可以使她們走，我們不能禁止她們來。我們雖不輕被搖撼，但已有一點柢阻了。況且小艇上總載去一半的失望和一半的輕蔑，在漿聲裏彷彿狠狠地說：「都是獸子，都是吝嗇鬼！」還有我們的船家（姑娘們賣個唱，他可以賺幾個子的佣金，）眼看她們一個一個的去遠了，呆呆的蹲踞着，怪無賴似的，碰着了這種外緣，無怒亦無哀，惟有一種情意的緊張，使我們從頹弛中體會出掙扎來。這味道倒許很真切的，只恐怖不易為倦鴉似的人們所喜。

曾游過秦淮河倒底乖些。佩弦告船家：「我們多給你酒錢把船搖開，別讓他們來囉唆。」自此以後，漿聲又響，還我以平靜了。我們倆又漸漸無拘無束舒服起來。不禁又滔滔不斷地以哲學的倫理學的口吻來談方才的經過。我們自然不敢菲薄人家，無非和自己

開開頑笑罷了。第一問，今兒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齊聲說：慾的胎動無可疑的。正如水面波痕輕婉已極，與未波時究不相類。微波和巨浪，以富於常識的眼光看，誠不得謂爲無有差別。但差別相即使存在，牠也離不開數量。微醉的我們，洪醉的他們，深淺雖不同，却同爲一醉。接着來了第二問，既自認有慾的徵兆，爲什麼艇子來時又羞澀地躲了呢？在這兒，答語方參差着。誰都有一個 *Censor*，這是同的，但不同的是牠的臉。佩弦說他的是一種暗通的道德意味，我說是一種較深沈的眷愛，從名理的說法，聞歌與賣歌不同，賣笑與買笑不同。若無人賣，將何所買。既有所買，自有賣者在。商品化的笑歌當然會滲過一重濃烈的悲哀。佩弦或者即作如是想罷。至於在我呢，世間的道德久成爲可笑的浮詞，牠的收纏勒馬的威神散作隔界的烟雲了。我只背誦 C. M 君的幾句詩給佩弦聽，望他曲喻我的心胸。可恨他今天似乎有些發鈍，反而追問着我。他問得太殷勤，我語便愈破碎了；因此他的疑問愈洶湧，又因此我索性懶懶地不肯開口了。其實蘊藏着的真是一個大都不值，無非存心讓他氣悶氣悶。我分她不可分，她和她們亦不可分。因我爲她所有，因她是她們之一的緣故。使我當時由不得低徊一下。這不剎那的徘徊，佩弦叫牠爲「道德」或寧叫牠「成長

的愛根。」

前面已是復成橋。青谿之東，暗碧的樹梢上面微耀着一桁的清光，我們的船就縛在枯柳椿邊待月。其時河心裏晃蕩着的，河岸頭歇停着的各式燈船望去少說些也有十廿來隻。惟不覺繁喧，只添我們以幽甜。雖同是燈船，雖同是秦淮，雖同是我們，却是燈影淡了，河水靜了，我們倦了，——况且月兒將上了。燈影裏的黃昏，和月下燈影裏的黃昏，原是不相似的，又何況入倦的眼中所見的黃昏呢？燈光所以映她的穠姿，月華所以洗他的秀骨，心蓬騰的心儀跳舞她的盛年，以錫澀的眼波供養她的遲暮。必如此，才有圓足的醉，圓足的戀，圓足的頹弛，成熟了我們的心田。

猶未下弦，一丸鵝蛋似的月被纖柔的雲絲們簇擁上了一碧的遙天，再再地行來，冷冷地照着秦淮。我們已打槳而徐歸了。歸途的感念，這一個黃昏裏，心和境的交縈互染，其繁密殊超我們的空說。所以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們外行人看，實在把事情說得太簡單，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實有的只有渾然之感。就論這一次秦淮夜泛罷，來時我覺得要來，去時我覺得該去。分析其間的成因自然亦是可能。不過求得圓滿足盡的解析，使我們十

分憾心，使片段的因子們合攏來代替剎那間所體驗的實有，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能，至少於現在的我們是如此的。故凡上邊所敘請讀者們只看我歸來後，回憶中所偶，然留下的千百分之一……微薄的殘影。若所謂「當時之感」，我決不敢望諸君能在此中窺得。即我自己雖正在這兒執筆構思，實在也無從重新體驗出那時的情景。說老實話，我所有的只是憶。我告諸君只是憶中的秦淮河泛。至於說到那「當時之感」，這應當去請教當時的我。而他久飛昇了，無所存在。

涼月涼夜之下，我們背着秦淮河走去，悄默是當然的事了。如回頭河中的繁燈，想定是依然，我們却早已走得遠，「燈火未闌人散。」佩弦，諸君，我記得這就是在南京四日的醞釀，將分手時的前夜。

一九三三，八，二二，北京。

(遷錄東方雜誌)

湖樓小擷

俞平伯

春晨（一）

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箇春晨。昨兒午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濕潑潑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羅帳裏，窺見山上綠桃花的繁葉，斗然的明豔欲流。因她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沈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聞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戀枕依衾的甜夢。人說「鳥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為夢的惺忪破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們來時，桃枝上猶滿綴以綠紫色的小葉，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便有半株緋赤的繁英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牠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

分的局促，也總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悵悵緋紅的妖冶盡成虛擲了呢。誰都得感悵悵與珍重之兩無是處。只是山後桃花似乎沒有覺得，冒着肥雨欣然半開了。我獨瞅着這一樹緋桃，在方欄內彷徨着。即如此，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箇春晨。

緋桃花下的輕陰（二）

二四，四，一。

輕陰和緋桃直是湖上春來時的雙美。桃花彷彿茜紅色的嫁衣裳，輕陰彷彿瓊珠作塵的柔幕。牠們固各有可獨立之美，但是合攏來卻另見一種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粧被薄陰梳搗上了，無論濃也罷，淡也罷，總像無有不恰好的。妾媚橫溢全在離合之間，這不但耐看而已，簡直是膩人去想。我勉強作如是解析罷。但亦自知這種迷眩的神情，終久不會在我筆下舌端留餘其萬一的。（這種惋惜細想也是無味。因若像我這般的弱筆拙舌都能捕捉得住，還要稱什麼「迷眩」，「好不害羞」！反正今天，桃花猶開着，春陰也未消散，不妨自己去領略牠們悄默中的言說。再說一句，即使今年春盡，還有來年哩。「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湖上春光來時的雙美，將永永和孩子們追嬉覓

笑。尊貴的先生們，請千萬不要厭棄這箇稱呼！雖說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畢竟要長哩。正在春陰裏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們，你們自珍重，你們自愛惜！否則春陰中恐不免夾着飄灑蕭疎的淚雨，而桃樹下將有成陣的殘紅了。你們如真不信，你們且觀着罷。春歸一度，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陰挽着桃花姊妹們的頰紅的，手重來湖上，你們可不是今年的你們了，牠們自然也不是今年的牠們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無歸，垂垂的待老了。

四，七。

樓頭一瞬（三）

住杭州近五年了，與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爲什麼老是這樣「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聽雨，以後便又好像啞了。卽在那時，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寫的。原來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朝曾被號爲「錦金鍋」又是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他們的釣遊舊地，豈希罕渺如塵芥的我之一言呢？像我這樣開頭就抱了一陣狂歎，未免夸誕得好笑。湖山有靈，能勿齒冷？所以我的裝啞，倒不消辨解得，一

辨解可是真精。說是由於才盡，已算謙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嘗有才，又何盡之有？豈非仍是變相的浮誇？一匹錦，一支彩筆，在我夢中嗎？也沒有見，只是昏沈地睡。睡醒了起來，到晚上還依舊這麼睡啊。

遷入湖樓的第一箇早晨，心想今兒應當早早的起來，不要再學往常那麼傻睡了。我住樓上，其上之重樓旁有小臺。我就登臨一望。啊！這一望呀……

記得我已叮嚀過你，西湖與我不算是新交。即使牠不認識我，而我總已認識了牠；我得和牠攀攀交情。牠即不要我替牠掙面子，我還要牠替我掙面子呢。人說：「既然如此，爲什麼早起見面，Good Morning 不會說，老是這麼「啊呀」「啊呀」的？你鬧什麼腔呀？」我說：「就是這麼一箇腔。你愛聽不愛聽？」他說：「愛聽。」我說：「好。」

「我們的湖山，姿容變幻；

春之花，秋之月，

朝生暉，暮留露；

水上拖一件慘綠的年少裙衫，

山前橫一抹濃青的嬋娟秀黛。

遊人們齊說：「去來，去來。」

我也道：「去來，去來。」

雙槳打呀打的，

打不破這弱淺漪瀾；

划兒動啊動的，

支不住這銷魂重載。

.....

儼態萬方的春光，晨光，

俯具於一瞬眼的樓頭邊。

只有和諧，

只有變換，

只有飽滿。

創世者精靈的團疑，

又何用咱們的贊嘆。」

讚頌不當，繼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頭讚頌一番。這正是鼯鼠技窮的實況。強自解嘲地說，以湖山別無超感覺界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見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牠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異而幻現其色相，至於億萬千無窮的蕃變。牠可又不像西遊記上孫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千化萬」的叫聲「變」，回頭還是一根。如捏着本體這意念，則牠非一非多，將無所在，如解釋得圓融些，牠卽一卽多，無所不在。佛陀的經典上每每說，「作如是觀」，實在是句頂聰明的話語。你不當問我及他，「我將看見什麼？」你應當問你自己，「我要怎樣看法？」你一得了這箇方便，從污泥中可以挺蓮花，從豬圈裏可以見淨土；（自然，我沒有勸你閉着眼去否認事實。你千萬不可纏夾了。

何況以西湖的清嘉，時留稠疊的嬌蓓影子在你我他的心眼裏的呢？

從右看去，葛嶺兀然南向。點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黃的異彩，儼如一塊織錦屏。

風。樓閣數重停峙山半。絕頂上停停當當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瓏，怪端正的初陽臺，彷彿是件小擺設，只消一箇小指頭就可以挑得起來的。嶺麓西迄於西冷。迤西及北，門巷人家繁密整齊。橋上臥着黃綠色的坦平馳道。道傍有幾叢芳草，芊緜地綠。走着，踱着的，徘徊着的，笑語着的，成羣搭淘的燒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蓮毛藍的布衫，項下掛的大半是深紅老黃的布袋。橋堍以外，見蘇堤六橋之第六名曰跨虹，作雙曲線的弧拱。第五橋亦可望見。這兒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遠了，只見成爲一桁蟻似的往來。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還了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條橋，總傷於過樸過齷。但借着隄旁的綠的草黃的菜花，看他橫陳在碧波心窩裏，真是不多不少，一條一頭寬一頭窄，黃綠蒙茸的腰帶。新綠片段地挽接着，以堤盡而亦盡，已極我目了。草色入目，越遠便越清新，越嬌俏，越耐看的。從前曾見書上說什麼「芳草天涯」。到身歷此境，方信這絕非浪飾浮詞，恰好能寫出他在當年所感。「更行更遠還生。」滿眼的春光盡數寄在凭闌人的一望了。

從粗疏的輪廓固可窺見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畢竟還全在丰神；丰神自無離容

姿而獨在之理，但色皮外相畢竟換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使完全無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卻總歸不是肉的人間的，我們的。牠美極了，和我有什麼相干？故論西湖的美，單說湖山，不如說湖光山色，更不如說寒暄陰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說你我在寒暄陰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深廣，山的遠近，隄的寬窄，屋的多少，……快則百十年，遲則千萬年而一變。變遷之後，倘有記載可以稽考，有圖畫可以追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大同」。或早或晚，或陰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見歡愉，或映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的濃淡，情感的繁弛，形成億萬重疊的差別相，竟沒有同時同地同感這麼一回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小異」。「同」究竟是不是大，「異」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同中求異是描摹一切有形有相者的本等。真實如果指的是不重現而言，那麼，作者一旦逼近了片段的真實的時候，（即使程度極其些微）自能夠使他的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夠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確成爲他的，而非你我所能翹奪。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飽滿，是何等的諧整。現在卻畸零地東岔一言，西湊一句，

以追挽牠已去的影。這不知有多癡！若說新生一境絕非重現，豈不將與造化同功？此可行於天才，萬不可施之我輩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續。我既已獻過醜了，在此即趕快收梢，也夠好看的了。所以索性橫着心幹去，不怕玷辱湖山的清白，竟從實覆的描寫進作虛神的擬況。我非但不羞腕力的弱，反而自喜膽氣的嫵豪。

曹魏時的子建寫「洛靈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離合作陰乍陽」這樣八箇字。卽此一端，才思恐決不止八斗。但我若一字不易以移贈西湖，則連一釐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許的。同是一句話，初說是新聞，再說是贅語了。（從前報登科的，二報三報，不嫌其多，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們進來以後，此法久已失傳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見非硬抄他不可，實因西湖那種神情，除此以外實難得備細形容。你先記住，我遇牠時是在春晨，是在雨後的春晨，是在宿雲未散，朝霧猶濃，微陽耀着的春晨。陰陽晴雨的異態在某一瞬間瀾漫地動，在某一點上斷續地變；因此湖上所具諸形相的光輝黯淡，明畫朦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盪無休。在這種對象之下，你逼我作靜物描寫，這不是要我作文，簡直是要我的命。家中敝帚尙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輕生。

但是一剎那，一地方的寫生，我不好意思說絕對不能。就是我好意思說，你也未必肯信。只望你別頂真，媽媽糊糊的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極了，絕非一味平鋪的綠。（一見鈎勒着的水，便拿大綠往上一抹，這是小孩子的畫法。）西湖的綠已被雲收去了，已被霧籠住了，已被朝陽蒸散了。近處的水，暗藍雜黃，如有塊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纈射雲日的銀光；遠處亂皺着老紫的條紋。山色恰與湖相稱。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俏藍了。處處更糝拂以銀乳的朝雲，爲山靈添妝。面前連山作障，腰間共同搭着一縷素練的雲光，下披及水面，濛濛與朝霧相融。頂上亦有雲氣盤旋，時開時合，峯尖隨之而隱顯。南峯獨高，坳裏橫一團魚狀的白雲。峯頂廟牆，（前年曾登過的）豁然不遮。遠山亭亭，在近山缺處，孤峭而小，俏藍中雜粉。想遠在錢唐江邊了。

雲霧正密攙着，朝陽忽然在其間半露牠嬌黃的臉，自然要被牠們很很的掩着去。這個情急已欲出，牠兩個死賴還不走，而輕清的風便是撥亂其間的小丑。陰晴本是風的意思，但今兒牠老人家一點主意也沒有，一點力氣也沒有，好像牠特地爲着送給我以庭院中的鷄啼，樹林中的鳥語，大路上的那許擔子聲音而來的，又好像新知愛惜船夫的

血汗，使大船兒小划子在湖心裏，只見挪移而不見鼻鬚。牠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風的心力已輕媚到入骨三分，無怪雲霧朝陽都是這般妖嬈弄姿，亦無怪乍醒的人凭到闌干，便癡然小立了。

四，九。

日本櫻花（四）

記得往年到東京，揮汗游上野公園，只見櫻樹的嫩綠，不見櫻花的嬌紅。這追想起來，自有來遲之恨。但當時在櫻樹林下，亦未嘗留一撮的徘徊，如往昔詩人的樣子。於此見回憶竟是冤人的，又見因襲的癖趣必與外緣和會方纔猖獗的。每當曼吟低歎時，我呪詛以往詩唱文巧的潮熱，潛湧在我待冷的血脈中。

回憶每有很鶻突的，而這次卻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頂上，西冷印社中，文泉的南側，朝陽的明輝裏，清切拜見一樹少壯的，正開着的櫻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傷遲莫的牠的成年眷屬來。我在湖上看櫻花，此非初次，但獨獨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牠的靚妝，我的恣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柔條之與老幹，含苞之與落英，未始不姿態萬千，各成馨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圓的，如春水方潄淪着的所謂「盛年」，畢竟最可貴哩！畢竟最可愛哩！嬰婉和暹莫，在人間所鈎惹的情懷，無非第一味是珍惜，第二味是惆悵罷了，終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愛和賞。恕我譬喻得這樣俗陋，淺緋深絳即妖冶極了，堂皇富麗總歸要讓這大紅的肯定一否定一切，我說豈敢。只是今晨所見，泰山之頂，清泉之傍，朝陽光影中，這一株日本緋櫻，樹正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雖不知所以贊歎，我亦惟有贊歎了。我於此體驗到完全的美，愛和貴重是箇什麼樣子的；頓然全身俯仰都不自如起來，一心瑟瑟的顫着，微微的敲着，輕輕的躑躅着，在洞徹圓明，嬌繁盛滿的緋赤光氣之中央。（我自然不再稱述花葉枝梗的諸形色了。一則因為備細的描畫每離實感仍遠。實感——完整的色相——雖或即是一花一葉許多形態的凝集，但總有異於牠們的各自映現。二則贊頌已嫌唐突，何況支離破碎的描摹，況且又是病於粗拙的呢。在我倒也方便，無論畫箇一橫一豎，只要能自省心痕就得了，只恐對不住讀者們。但這又全然是沒奈何的事，絕勿怪我的筆弱心懶。）

其時文泉之側，除一樹櫻花一個我以外，只見有園丁在花下掃着疏落的殘紅，既不低眉凝注，也不昂首癡瞻，俯仰自如，心眼手足無不閒適；可證他纔真是伴花愛花的人，像我這般，竟無殊於強暴了。我驀地如有所驚覺，在低徊中闐然自去。中外的心緒自知大半又是僭妄的，不願宣示於諸君了。

也還有一樁要供訴的事。同在泉旁，距櫻花西五七尺許，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褪紅的小瓣，紫色的繁鬚，前幾天曾賣弄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醜了。我瞟了牠一眼，絕不愛惜牠。盛年之可貴如此！至少在強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貴有如此！

四，十三。

〔西冷橋上賣甘蔗（五）〕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說：「榮齋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這每令我悠然神往於負着歷史重載的石頭城。雖然，南京也去過三兩次，所謂煙花金粉的本地風光已大半銷沈於無何有了。幸而後湖的新荷，臺城的蕪綠，秦淮的瓊聲燈影以及其餘的，尚可彷彿

愉悅地仰尋六代的流風遺韻，繁華雖隨着年光雲散煙銷了，但牠的薄痕倩影和與牠曾相映發的湖山之美，畢竟畱得幾分，以新來游屐的因緣，而隱躍躍俏沈沈地一頁一頁的重現了。至于說到人物的風流，我敢明證杜十七先生的話真是冤我們的——至少，今非昔比。他們的狡詐貪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裏的人合用過一箇模子的，一點看不出什麼叫做「六朝烟水氣」。從煤渣裏掏換出鑽石，世間即有大會幹，但決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這一次西泠橋上所見，雖說不上什麼「六代風流」，但總使人見信身在江南。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氣很晴朗，我們携着姑蘇，從我們那座小樓向岳墳走去。紫沙鋪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響着。略行幾十步便轉了一箇灣。身上微覺燥熱起來。坦坦平平的橋陔迤邐向北偏西，這是西泠了。橋頂，西石欄旁放着一擔甘蔗，有刨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還有一隻水碗，一把帚是備灑水用的。而最惹目的，擔子旁不見挑擔的人，僅僅有一條小板凳，一箇稚嫩的小女孩坐着——賣蔗。看她光景不過五六歲，臉皮黃黃兒的，臉盤圓圓兒的，蓬鬆細髮結垂着小辮。春深

了，但她穿得「厚裏囉哆」的，一點沒有衣架子，倒活像箇老員外。淡藍條子的布襖，青蓮條子的坎肩，半新舊。且很有些兒髒。下邊還繫着開襟褲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節蔗根放在嘴邊使勁的咬，咬下了一塊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黏的。左手執一枝尺許高，醉楊妃色的野桃，花開得有十分了。因為左手沒得空，右手格外不得勁，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覺其費力了。

你會見野桃花嗎？（想你沒有不看見過的。）牠雖不是羣芳中的華貴，但當年，也是一時之秀。花瓣如暈脂的靨，綠葉如插髮的翠釵，絳鬢又如釵上的流蘇墜子。可笑牠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規規矩矩的，不敢賣弄妖冶，倒學會一種嬌憨了。牠真機靈了。

至她並執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處相逢，何時拋棄……這些是我們所能揣知，所敢言說的嗎？你只看她那翦水雙瞳，不離不着，乍注即釋，癡慧躁靜了無所見，即證此感鄰於渾然，斷斷容不得多小迴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罷。

我們想走過去買根甘蔗，看她怎樣做買賣。後一轉念，這是心理學者在試驗室中

對付猴鼠的態度，豈是我們應當對她的嗎？我們也分明攜抱着個小孩呢。所以儘管姑蘇的眼睛，巴巴地直釘着這一擔甘蔗，我們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橋。（有了他，纔不敢戲侮人家的孩子，這是何等的偏私！但我有時還不免引此爲驕傲。你說，我們多有出息！

在岳墳溜連了一盞，有半點來鐘。時已近午，我們循原路回走，從西塢上橋，只見道傍有被拋擲的桃枝和一些零零星星的蔗屑。那個女小孩已過西冷南塢，傍孤山之陰，蹣跚地獨自摸回家去。背影越遠越小，我癡望着……

走過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她的哥——輕輕把被擲的桃花又檢起來，耍了一回，帶笑地喊：「要不要？要不要？」其時作障的羣青，成羅的一綠，都不肯言語了。他見沒有應聲，便隨手一揚。一枝輕盈婀娜剛剛開到十分的桃花，頓然飛墮於石闌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驕陽下，悄峙着葱碧的孤山。妻和小孩早都已回家了。我也懶懶的自走回去。一路閒閒的聽自己鞋底擦沙的聲響，又閒閒的想：「賣甘蔗的老喫甘蔗，一定要折本！孩子……孩子……」

四、十四。

（譯錄我們的七月）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我寫我的「中夏夜夢」罷。有些踪跡是事後追尋，恍如夢寐，這是習見不鮮的，有些，簡直當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個夢，那更不用提什麼憶了。這兒所寫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的，都該記着陰歷六月十八日這個節日罷。牠比什麼寒食，上巳，重九……都強，在西湖上可以看見。

杭州人士向來那麼寒乞相的，（不要見氣，我不算例外。）惟有當六月十八的晚上，他們的發狂很像有點澈底的，（這是魯迅君讚美蚊子的說法。）這真是佛力庇護——雖然那時班禪還沒有去。

說杭州是佛地，如其有佛的話，我不否認牠配有這稱號。即此地所說的六月十八，其實也是個佛節日。觀世音菩薩的生日聽說在六月十九，這句話從來遠矣，是千真萬確的了；而十八正是他的前夜。

三天竺和靈隱本來是江南的聖地，何況又恭逢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

「菩薩」的考証，——又用美麗的字樣了，死罪死罪！自然在進香者的心中，香燒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這所謂「燒頭香。」他們默認以下的方式：得福的多少以燒香早晚爲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燒香不怕早。一來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說這多麼費解。）於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僅此還不足證明六月十八之所以形成爲節日，我們更得記住兩點：（一）中國人是富情性的，（二）杭州拆城是最近的事，而且並不會澈底拆掉。把這兩點連絡起來，我們便得到圓滿的解釋。

不知是誰的詩我忘懷了，只記得一句，我吟哦着以想像從前西子湖的光景。這是一三面雲山一面城。現在打漿於湖上的，却永無緣拜識了。雲山是依然，但瀕湖一牆的影子那裏去了？我們凝視東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黃昏只是星星的燈火，雖然不見得醜劣，但沒出息。我總會時常去默想有這麼一帶森嚴，曲折，頹敗的雉堞，倒印於湖水的紋奩裏。

從前既有城，卽不能沒有城門。濱湖之門自南至北凡三：曰清波，曰湧金，曰錢塘，到了

夜深，都要下鎖的。燒香客人們既要趕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則不得不沒法飛跨這三座門。他們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學鷄叫。（這多麼下作而且險！）只是隔夜趕出城。那時城外荒蕪涼涼的，沒有湖濱聚英，更別提西湖飯店新旅館之流了，於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強顏與湖山結伴了。好在天氣既大熱，又是好月亮，不會得受罪的。至於放湖燈那種把戲，都因爲住慣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來的花頭，那裏真有什麼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裏，必要被官府（關城門）佛菩薩（做生日）兩重壓迫了方始出來晃蕩這一夜；這真是塞乞箱之至了。拆了城依舊如此，我看還是惰性難除罷，不見得是澈底發洩狂氣呢。

真厭了！游湖也要估定價值，算怎樣一回事！趕快收梢。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過了一個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國，就是在北京。記得有一年上，正當六月十八的早晨，我翻身北去的，鑿環他們却在那晚上討了一隻疲憊的划子，在湖中飄泛了半晌。據說那晚的船很破爛，游得也不暢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畢竟添我一番的悵惘。

去年住在俞樓，真是躬逢其盛。是時和祈君一家遠同住著。且君平日與我是極好的，

他的兒女們更濕，穿着這佳節，年年住居城中，與湖山竟不免隔膜。現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墳去定船。在平時泛月一度，約費杖頭資四五角，現在非三元不辦了。到十八下午，我們商量去到城市買些零食，備嬉游時的咬嚼。我倆和一個叫Y Y的，還有一位味工的兩小姐，背着夕陽，扛藥悠悠然去。

歸途車上白沙隄，則流水般的車兒馬兒或先或後和我們同走。其時已黃昏了。呀！湖樓的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樓外樓高懸着眩目的石油燈，酒人已如蟻聚。小樓上下及樓前踏畔，道溢着喧嘩和繁熱。夾道樹下的小攤兒們，啾啾唧唧在那裏做買賣。如是直接王公園，行人往來，會無間歇。偏西一望，從岳墳的燈火，瞥見人氣的浮涌，與此地一般無二。這和平素蕭蕭的綠楊，寂寂的明湖，大相逕庭了。我不自覺的動了孩子的興奮。

飯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來了一羣女客，須得儘先讓她們要子兒。我們惟有落後了。且君是好靜的主張，在西冷橋畔露坐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蕩槳。我們只得答應着，而且我們也沒有船。大家感着輕微的失意。

西冷橋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們坐了一會兒，聽遠處的簫鼓聲，人的語笑都迷蒙疏

闊得很，頓遭逢一種淒涼，迥異我們先前所期待的。偶然有兩三盞浮漾在湖面的荷燈，飄近我們，弟弟妹妹們便說燈來了。我瞅着那伶仃搖擺的神氣，也實在可憐的很呢。後來有日本仁丹的廣告船，一隊一隊，帶着成列的紅燈籠，沈沈的空大鼓，火龍般的在裏湖外湖間穿嬉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紅意越宕越遠越淡，我們以沒有船趕她們不上，更添許多無聊。淡黃月已在東方湧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們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兒漸高了，大家終於坐不住，一個一個的溜回俞樓去。日君因此不高興，也走回家。那邊倒還是熱鬧的。看見許多燈許多人影子，竟有歸來之感；我一身盡是俗骨罷？嚼着方才親自買來的火腿，鹹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們不久散盡了，船兒重繫於柳下，時候不早，我們還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興致來：「我們去，我們快去罷！」

紅明的蓮花飄流于銀碧的夜波上，我們的划子隨着牠們去。其實那時的荷燈已零落落，無復方才的盛。放的燈真不少，無奈搶燈的更多。他們把燈都從波心裏攙起來，擺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躊躇滿志而去。到燭燼燈昏時，依然是條怪整腳的划子，而湖面上

却非常寥落，這真是殺風景。我們也搶了一兩盞的荷燈，但容易索然意盡。「搖罷，上三潭印月。」

兩湖的畫訪不如秦淮河的美麗；只今宵一律妝點以溫明的燈飾，嘹亮的聲歌，在羣山互擁，孤月中天，上下盤澈，四顧空靈的湖上，這樣的穿梭走動，也覺得別具豐致，決不弱于她們的姊妹們。用老實的比況，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風」，秦淮河的是「閨房之秀」。何況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風雨來時還不免庸度了。

公園碼頭上大船小船挨擠着。岸上石油燈的蒼白芒角，把其他的燈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們不如別處去。我們甫下船時，遠遠聽得這邊有一船上人正緩歌南呂，嫵畫眉，而等到我們船攏近來，早已歌闌人靜了。這也很覺悵然，我們不如別處去。船漸漸的向三潭印月划去了。

中宵月華的皎潔，照例是難於言說的。湖心情且冷，四岸浮動着的歌聲人語，燈火的微芒，合攏來却暈成一個熱熱的光圈圍裹着她，我們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時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興奮，多一半的悵惘，軟軟的跳動着，燈影的歷亂，波痕的皺

嫩，雲氣的奔馳，船身的動盪……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夢的惟一象徵，故在這種時會有「Ytical」的夢緣。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燈歌，又爛熳起來，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繞這小洲而游，漸入荒寒境界。上面欹側的樹根，旁邊披離的宿草，三個圓尖石潭，一支禿筆樣的雷峯塔，尙同立於明月中，湖南沒有什麼燈，愈顯出波寒月白；我們的眼漸漸餒得抬不起來了，終于搖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們的歸船。記得從前且君有一斷句是「遙燈出樹明如柿」，我對了一句是「倦葉投波密過楊」。雖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是正好。我們的船，望燈火的叢中歸去。

夢中行走般的上了岸，且君夫婦回湖樓去，我們還戀戀於白沙隄上儘徘徊着。樓外樓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尙未散盡。路上行人三三五五，駱驛不絕。我們回頭再往公園方面走，覺着泊着的燈船少了一些，但也還有五六條。其中有一船掛着招帘，燈亦特別亮，是賣涼飲及吃食的，我們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艙端坐着一個華裝的女郎，雖然不見得美，我們乍見，誤認她也是客人，後來不知從那兒領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大悟矣。

不論如何的疲憊，無聊，總得拚到東方發白才返高樓尋夢去；我們誰都是這般期待的。奈事不從人願，且君夫婦不放心兒女們在湖上深更浪蕩，畢竟叫他們回去。頂小的一位君臨去時，只咕嚕着：「今兒頑得真不暢快！」但仍舊垂着頭踱回去了。只留下我們，蹣跚涼涼如何是了。環又是不耐夜涼的。我們一淘走罷！

他們都上重樓高臥了。我倆同憑着疏朗的水泥欄，一桁樓廊滿載着月色，見方才賣涼飲的燈船復向湖心動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還支撐着倦眼端坐着呢；我倆同時作如此想。叮叮噹，叮叮冬，那船在西傾的圓月下響着。遠了，漸漸聽不清，一陣夜風過來，又是叮……噹，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闊，連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來也朦朧得甚于烟霧，才想轉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躊躇了一步，於是窺逝的殘夢，俄然頓住，雖然馬上又脫蹙飛駛了。這場怪短的「中夏夜夢」，我事後至今不省得如何對牠。牠究竟回頭瞞了我一眼才走的，我那能怪她喜歡牠嗎？不，一點不！

西子湖邊

易家鉞

作者介紹

易家鉞——易先生似乎不是專門從事文藝的人，他的作品也不多見，但他是一位很有藝術天才的人，這裏所選的一篇尤其是作者的珍品。

(一) 淡煙微雨過西湖

我們是那一天到杭州的？——全然記不清楚了。

只記得那天早晨，我們憑窗眺望，那裏會有什麼西湖呵？白霧濛濛，輕煙裊裊，半空中，似隱隱約約有些痕迹；在這迷離的痕迹中，又似有一柯嫩嫩懨懨的春筍浸在微雨中間，難道這就是寶叔塔嗎？

雨絲漸漸的細下去，銅欄小艇中坐著我們三人——麥因，君式，君左——湖邊起了一點微風，小艇在碧波中蕩漾。雙槳拍拍，漸入湖心。

101

好迷離的西湖，

山雲隱合，

煙雨模糊。

江南二月，

雞花生樹。

蘇堤十里，

淺草平鋪！

望雷峯，

如莊嚴之聖母，

隱坐山陽！

望孤山！

如病酒之高士，
小臥唏噓！

望健峯，
如傷春之少女，
倦眼模糊！

模糊：

這一片山山湖，
這一片煙煙霧霧！
這一片村村莊莊，
這一片花花樹樹！
這一片水，天天

這一片風風雨雨！

○！

好迷離的西湖！

(二) 三潭印月的波光

船到了！

油碧的波光，在我們眼前閃爍！花枝低亞，樹影搖曳，雨絲已飛不上梢頭，微風含笑而攜手。如此清涼世界，水晶般透亮的湖山，大地沈沈，為何突出這種景象？呵，默會了！

「雨後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郭沫若詩）

看呵，那一帶黃花，好似中酒後的詩人呵！
蕭蕭，那一帶垂楊，好似輕舞後的歌女呵！

雨絲又飛來了，我們在九曲欄杆中，拍了一箇小影。

(三) 雷峯塔讚美歌

「呵！呵！」

偉大的雷峯！

莊嚴的雷峯！

聖潔的雷峯！

風風雨雨中，

屹然不動！

呵！呵！雷峯，

呵！呵！壯士！

呵！呵！雷峯，

呵！呵！英雄！

斜陽耀光，

你便是酒徒，醉漢！

風雨淒涼，

你便要高歌，悲壯！

我崇拜壯士！

我崇拜英雄！

我崇拜偉大的雷峯！

你何時臉紅？

我便剷出這顆心——

相送！

(四) 圖書館

我們參觀了浙江圖書館，翻閱了寶貴的四庫全書。

還有許多書深深的藏著，一疊一疊的堆在玻璃書櫃之中，木架之上。書呵，你何不幸而成了一個犯人！那玻璃櫃就好像上海的西牢，那木架就好像內地的監獄，而你是犯著無期徒刑，長久的幽禁在這裏。痛苦呵，被無情的讀者時加播弄，被蠶魚和鼠子刻意的嚼傷，被輕薄的日光擲擲，被沈重的山光冷笑。

外邊的本筆花開得鵝掌一般大的雪白，綠楊少年挾着桃花姑娘在青草坪中跳舞，小草在旁邊點頭稱讚，鶯兒在枝頭清歌春之循環，湖水悠悠在那裏暗示愛之靜默。痛苦的書，無情的知識！

畢竟知識有什麼用處呢？——除了寫給愛人的情書。

(五) 英雄與美人

我靜悄悄的一步一步走到岳王的墳邊，我合掌的祈禱：

「假使遍天下開遍了自由之花，
和平與愛無涯，無涯！」

這塚中的枯骨，

只合化垂楊與暮鴉！

金人呵——侵！

宋人呵——征！

防禦的戰爭。

卽和平之神！

王乃奮蓋世之孤忠，

誓精忠而報國！

雖等閒飛了少年頭，

何悲切！

王乃留亘古之芬芳，

與湖山爭光！

與湖山增光！

王雖死而偉大之精神無疆！

我回頭又一步一步的走到蘇小小的墓前，我凄然的悲唱：

「揉碎了桃花，

春去也，

流水又天涯！

似這般風流雲散，

春呵，

你辜負了紅顏！

芳草連天！

荒塚湖邊！

無人弔，只淒然！

春呵！

這似水的流光！

這似錦的華年！

(六) 葛嶺之巔

荒寂寂的葛嶺，仰望山巔之小亭，越顯得孤兀而寂立！

山徑曲折蒼苔濕滑，疲倦了的君式與麥因走不動了，小坐山腰，喘著，笑著。我乃齋

勇高登，上小亭，

LOI

那錢塘江一綫，

掛在天邊！

白堤柳，蘇堤桑，山之黛，湖之光，全盤在我的眼底！

麥因仰望著我笑，我仰望著蒼空笑，一切的山靈，山魃，花花，草草，都向著我們笑，空山忽充滿了笑音，空谷忽充滿了笑容，一切都充滿了笑意！此時芬芳悱惻，塵思頓滅，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屈原《九歌》）

我這樣歌著，山鬼和著，但一時又岑寂起來，——恐怕敲碎了少女顫弱的心靈，恐怕驚動了他人的入定！

（七） 遊康莊

兩三棟房子坐在山巔，小小的園林清幽可愛，雜花亂生，翠柏夾道，我們都覺此間別有天地。

「割據湖山少許，操草木鳥獸之權，是亦爲政！

遨遊世界無量，極水石煙雲之勝，聊樂我魂！」（康莊聯）

然而霸氣銷沈的南海先生呵，還是遨遊你的無量世界吧！

我們分坐在石上。

看呵，雨後的山光，清翠欲滴！
隱隱約約的斜陽，把山的那一半邊照得飛紅，似明鏡中之嬌臉；忽而暗淡起來，又似別恨重重，春容憔悴；你那青青的黛螺呵，你那深深的款曲呵，你那輕輕的蒙紗呵，瘋狂了詩人和宇宙！

看呵，雨後的湖光，明潔無比！
這湖，好像浮著一塊絕大的水晶盤，光圓淨滑，靈潔清瑩！
一點一點的小舟，在波光中蠕蠕的動，平和而優柔的芳息，沈重而靜寂的心襟，如幻夢一般，見游絲千萬縷，漫天的飄蕩，光閃閃，光閃閃，沈醉乎東風之中，默受湖光的洗禮！
我們不忍去了：相顧無言，只是默默的微笑。

（八） 飛來峯前之布袋和尚大石像

「布袋和尚呵呵笑！

布袋和尚哈哈笑！

呵呵呵！

笑呵呵！

笑你們人世太難過！

聚時少——別時多！

笑時少——哭時多！

萬事不如笑呵呵！

萬人不如我——

笑呵呵！

呵呵呵！

哈哈！

笑哈哈！

笑了你來又笑他！

什麼光！什麼花！

什麼愛！什麼她！

萬事不如笑哈哈！

萬人不如咱！

笑哈哈！

哈哈！

布袋和尚笑呵呵！

布袋和尚笑哈哈！

我也笑了，君武也笑了，麥因也笑了，所有靈隱山上的佛像一齊都笑了！我們就在布袋和尚的偉大的笑的懷中，留了一個小影。

這笑不是容易的，這笑的小影也不是容易的。新雨之後，涉過小溪，亂石嶙嶙，藤葛披拂，我門好容易爬上山去，才消受了這偉大的笑容。

(九) 韜光遇雨

除非大地平沈，虛空破碎，我們這兩個紀念是永遠不會忘的！即使大地平沈，虛空破碎，我們這兩個紀念也永遠不會忘的！一個紀念便是遊韜光。

我們看了一綫天的奇蹟，七經靈隱，竟找不著上韜光的途徑：

「莫不是海上的仙山嗎？」

莫不是廣寒宮嗎？

鶴兒呵，

我願騎著你去尋！」

無意中發見一條小徑，高高低低，曲曲折折，

「01

一帶的幽篁。

蒼醉深翠！

濛濛濛！

煙中霧中！

兩旁夾著泉聲，丁丁冬冬，琤琤琮琤，流呀！流呀！和竹葉上之露珠流！和愛人之眼淚流！
和宇宙之心流！

行到半山，雨瀟瀟，拂竹梢！

「似情人之淚拋！

似大海之飛濤！

似狂絮之亂飄！」

我們坐在竹林之中，避雨，避風。似飢了，

「這芬芳之麵包，

入我懷抱！

無限的香甜，

「連麵灰都喫了」

似輕寒，

「三人並坐，

雨傘撐風，

絨巾覆膝，

春寒頓息！」

我們談，我們笑，我們輕歌，

「竹葉呵，

你別哭吧！

細雨春寒，

來和我們談天吧！」

山中寂無一人，只有雨絲風片，竹淚泉音，我們坐疲了，山雲更漸漸的密合起來，

「忽然霹靂一聲，

穿山而過；

驚天動地，

震谷撼嶽！

呵！呵！我哭了；哭了！我哭著祈禱：

「雷呵，

你只管打吧！

但莫驚動了她，

求你飛過了她的耳朵再打吧！

雷呵，

你只管打吧！

但莫驚動了她，

求你只釘著我的耳朵打吧！

雷微吟的上山去了！我們也微笑的上山去了！

(十) 三天竺

這一帶香煙繚繞，這一帶竹林森碧，流泉不住的鏗鏘，山雲不住的吐息。

那些至愚的善男信女呵，癡心可感動天地之誠！那些冥頑的佛祖觀音呵，無恩坐享受人間之奉！

世事原來也是如此呵，

「坎坎伐檀兮，

實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魏風）

人心本來是如此呵，

「我買了兩尊小鐵佛，

花了四角青蚨；

我問他：「菩薩爲什麼這樣賤？」

他說：「這還是佛；

若是別個小泥神，

你們燒香的客人買他否？」

(十一) 魚的社會

到玉泉寺看魚，天下古今第一奇樂，

一池春水，澄清無比！和尚說：

「新雨之後，水還昏呢！若在平常，池底遺針，都可看見。」

未免太形容過甚了；大概把和尚光頭放在池中，或者可以看見吧？

那五色的魚，真美麗，鯉最多。

「鯉呵！

爲我翻入洞庭之波

帶一封書給她吧？」

我們靜悄悄的坐在池邊，欣賞成千成百一羣一羣的游魚，有的鼓目揚鬚，有的橫身擺尾，有的嘍的一聲躍出水面，他並不怕人，彷彿覺得這宇宙間，主勿間，只有一團一團的愛！

我們癡了，何況小鳥飛到屋簷上唱起清脆之歌，池裏的魚兒一時靜默著細聽：

「0！

人不如鳥乎？

吾其爲魚矣！」

麥因憑欄俯望，似有所思，她纖微之心彷彿在那裏低吟：

「美麗的魚兒！

披著晶黃衫，

拖著跳舞紗的姑娘！

在碧波之中，

歡唱！歡唱！

美麗的姑娘！

琴聲呵，——悠揚！

歌聲呵，——斷腸！

柔醉了心之芬芳，

來！來！

我願和姑娘同往！

魚兒果然一羣一羣的來了，麥因投以餅餌，許多魚爭食，只有一個金紅色的魚悠然游泳，泳到池中又回頭看看，彷彿向麥因默默的禱祝。

「我不願和她們爭嘗，

小姐呵！

我要單獨的享受你聖潔之芬芳！
直等她們都散。」

(十二) 湖山倒影

將晚了，我們在白堤上緩緩的歸來。

「暮色蒼茫」

分不出水和天，

看不出船和槳！

羣山！

倒影在波中蕩漾！

碧琉璃，

嫩翡翠，

羊脂玉，

水晶盤！

這閃碎的浮光，
似金屑之飛揚！
如瓊瑤之紛散！
亮晶晶：
人在波中，
人行天上！
O！
那一帶垂楊，
和煙帶霧，
低頭不語，
無限淒涼！
兩三株桃花，
含苞未放，

似閒愁深裏，

伴著情郎！

我黯神傷，——悽愴！

莫不是風風雨雨，沒了斜陽？

莫不是鶯鶯燕燕，來了行囊？

莫不是遊春女，誤了晚粧？

莫不是遠離人，陽關悲唱？

你看呵，

這水水山山，只留得模糊影像！

正澹霧未散，

晚煙又起，

迷了山莊！

如此花花柳柳，

如此煙煙霧霧，
都付與雲影波光！
路漫漫！
幾箇人兒堤上，
過斜橋，
流水一灣；
破冥空，
輕舟雙槳，
更遠處歌聲嘹亮！
望燈火輝煌，
仰明星光芒，
這暮色蒼茫，
把湖山深藏！

歸去呵，

蜜語我親愛的靈魂，

夢中去賞！

(十三)

虎跑泉之清芬

淺淺清泉，平靜凝光，如心之明鏡。

中午時候，萬籟都岑，萬象皆寂。

四圍清爽的山光，滿山嬌醉的花草，無語而靜息著，小小的亭台，幽幽的庭院，笑容可掬的老僧，一齊都幻入愛之沈默裏。此時彷彿，

「空山無人，仙佛皆來！」

老僧殷殷的捧上幾碗清茶來，香霧朦朧，甘泉澄潔，茶葉兒一根一根的酣臥著，有時立起來聽老僧談濟公活佛之逸事。我們把飄零的桃花瓣浮在茶中，淡綠輕紅，別有風味，帶來的點心舖在棹上，微飢了，故覺得分外的香甜。這樣的洞天，只合化一雙花蝴蝶，蹁躚，永遠踟躕在這碧陰之中，山花之上，

我們瞻仰怪僧濟公活佛之像，呵！偉大的頭陀，目光如炬的精靈，深山中洞中的怪

物！呵，濟公！我願你化做一條金光燦爛的長蛇，把整個兒的地球撞碎！呵，濟公！我願你化做一隻狂號飛躍的猛虎，把全山的山魅吞光！濟公！我願你如此春陰沈沈，直如紅日在上！

（十四） 山花爭插滿頭歸

從赤山鋪到虎跑一帶的山花。

我們此時加入了一個朋友——鐵崖。鐵崖遠遠的呼著：

「君左呵，——快來呵！」

「這裏的山色，比黛還要濃些；

這裏的山花，比血還要紅些！」

快來呵！快來呵！

山已經皺了眉頭，而花已經紅著臉兒了！」

我們三人一步一步的前趨，

「0！」

萬山之中，
深紅碧翠，
芬芳欲醉！

那杜鵑花，

似流麗之朝霞！

那野薔薇，

似紛碎之銀紗！

那紫荊花，

似纖腰之歌者！

那小天桃，

似少女之年華！

還有呵，

嬌嫩的黃花，

朱紫的山茶！

粉白的木筆，

耿介的桑麻！

香續紛，

光飛奔，

色冥濛！

滿山的歡跳，

乒乒乓！ 乒乒乓！

似仙子吹靈笙？

似胡兒鼓暮笳？

山花呵，

我醉倒你的懷中，

與露珠兒作伴，

與粉蝶兒成家！

我和鐵崖爬上了小山之巔，勇敢的直前，摘了無數的嬌艷之花，束之一束，奇香滿天！我們爲了摘花，荆棘刺入了我們的心靈，形雲在暗空中悲唱，一切山神，山鬼，都呼嘯著；然而！

『這花呵，

是我們之淚，之血，之心！

是我們之淚之痕，之血之殷，之心之音！』

我們滿頭插著，滿手擎著；我大唱其武家坡：

『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

（十五） 幽涼的龍井

老和尙得意的追述他的奇勳：

「四十年前，

這一片都是荒涼景象！

只有枯枝敗葉，

野草殘花，

縱醉了斜陽，

縱換了江山，

也沒人來往！

如今呵，

古木森森，

庭院陰陰，

暮講沈沈，

但聞人語響空山，

聽不出猿啼兩岸。」

我向他合掌的稱讚，默祝，

「O! 阿彌陀佛!」

我們轉到寺後面看龍井泉，剛剛又遇著小雨，雨滴玲瓏的灑在泉光之上，泉光迸碎，越顯出寒閃的清幽。立蒼苔，凝眸，人影映泉中，人比蒼苔瘦。

「清極了! 玉宇無塵!」

幽極了! 空山無人!

一會兒雨，一會兒雲;

一會兒行，一會兒等;

這山中涼氣，

賽過「銀燭秋光冷畫屏!」

雨越下越大了，寒氣侵人，春威透骨。山僧爲我們弄了幾碗極精緻的素麵，泡了幾

盞極清淡的香茶，圍坐談天，不復知有人世間。又爲麥因君式，預備了兩頂藤橋，我們冒

著細雨斜風，從山凹曲曲折折，轉下山坡，我同鐵崖站在山腰，觀山雲之起伏，聽山風之嘯

傲，徘徊賞歎，樂以忘歸。

(十六) 春水綠波

寂寞無人的湖心亭，柳樹的陰陰，繫著我們一個瓜皮小艇。

我們慢慢的走到湖邊，

「看呵，

淡淡的水中，

有二三游魚——時來時去，

彷彿找朋友談心，

又不知朋友何處。」

了。
我們都並坐在湖邊的石階上，望著游魚嬉笑，我伸手去捉他，一閃眼間，早已溜起走了。
麥因笑我，笑我這近視眼去捉魚，真是海中撈月，然而我覺得只有一種神趣，我的心

彷彿說：

「魚兒，

你別鬆開！

我是你的慈愛的母親，

抱你入安眠之懷！

淘氣的魚兒總是往麥因倒影中游泳，好像鄙笑我，

「你們男子是濁的，

在澄潔的清波中是沒有影兒的；

我們魚兒不愛和你們男子交際，

因為你們是濁的！」

我慙愧的不看魚兒。在亂草中拾得幾塊薄瓦片，向湖面亂飄！

「飄，飄，——一個，兩個，三個……」

大家都贊賞我飄得好。忽聞一陣簫鼓聲，遠遠吹送過來，只見一隻小艇中隱隱約

約坐著三四個人，合奏樂歌。一陣清音過去，如聞十里荷香！

這時，湖光悠悠的，明鏡一般的照著我們靜的心。

(十七) 閒折桃花一兩枝

船搖到阮公墩，一塊圓圓的淺淺的青草坪。

阮公的石碑正在坪中間，好像圓形的中心點，圍著盡是一柯桃花，一柯柳樹，亂草叢中，雜生小竹。這裏，差不多是遊人不到的，普通的遊人永遠不會到這個偏僻的所在，惟有我們卻歡歡喜喜的來遊，尤其麥因更愛。

「愛此地清幽，

圓圓的——托著盤兒，

如仙女承露！

圓圓的——放在平湖，

如掌上明珠！」

桃花太開艷了，偶然折了一兩枝，

「桃花哭了！

她嗚咽的說：

「你們生生要我離開，

離開我的情人了！

離開我的情人我便生生憔悴了！

我悠揚的說

「桃花！桃花！我們都是你的情人！

我們不是愛你才折你，

我們也不是折了你才愛你，

因為你

離了我們——你的情人——便會生生憔悴。

別哭了！桃花！」

桃花笑了！

扭轉臉兒笑了！

紅著臉兒笑了！

瞅了我們一眼，「笑了！」

我們徘徊了一小時，帶著我們的桃花歸去也。

(十八) 湖心深處

當我們的船穿過「蘇堤春曉」那裏的小橋，細雨斜風，把天雲吹得一層黯淡。
因告訴我，指著前面，

「呵，君左！」

風雨烟波，

好一個迷離的西湖呵！

你看呀，

前面浩浩茫茫，

那不是湖心嗎？

船微微的簸著，漸入湖心了！

「這時，

人彷彿飄在空中，

無障無礙的融融！

又如雲山千萬重，

排幾個別雁孤鴻！

又如夢遊天姥峯，

嵯峨巖偉影朦朧！

一切皆忘惟有水，

萬方都寂但聞風！』

我此時默默的靠著，雨絲忒多情的故意吹拂到我臉上，迸作珍貴的汗珠，通明的血珠流了，從額角流到頰邊，滴滴的到衣上，眼鏡蒙著一層霧氣，迷離恍惚也莫知南北東西，平時起伏如波紋的腦筋一時收拾得乾乾淨淨，纖塵不染的寂滅；大概麥因同我對坐的麥因看不過了，把小手帕遞給我，要我揩揩，然而我又何忍揩這些多情的雨絲風片呢？

然而我又何忍拂麥因之情呢？——我終於輕輕的措了！
我們無聊的幻想就從這湖心深處開端。

麥因說，

「倘使人生都如此風波，

這大塊的平湖便是人生之墳墓，

這湖心——便是我們葬身之所！

人生呵，——光明的來，光明的去！

我願長睡在聖潔的玻璃棺中，

埋身這湖心深處！

到那時，

君左呵！

一束鮮花，一滴清淚，——弔我！
我悽絕的回聲，

「這人生本始飄蓬，

這伯勞與飛燕本各西東，
千古悲歡，百年離合——夢中夢中！

這平湖十里本是葬人場，

這湖心深處宛在水中央，
一死無知，三生有恨——斷腸！斷腸！

這鮮花如幽蘭之芳馨，

這清淚如珍珠之晶瑩，
萬斛相思，十年幽夢——夢因！夢因！

呵，倘使這印象也會忘，人生豈但如飄蓬，還朝露一般的消滅了！

(選錄西子湖邊)

暮

葉紹鈞

作者介紹

葉紹鈞——葉先生是接近寫實主義的小說家，他的散文小品却富有詩趣，另具風味，所作散

見于劍鞘我們的六月與星海等書。

電燈成穗地挂着的廳事中，西窗的斜光纔欲退隱時，所有的色彩似乎黯淡了一點，主人翁覺得不耐了，「來，把燈開了！」拍的一旋，如同閉了眼好久驟然張開來地一耀，什麼都髣髴更塗上了一重油彩。這誰說不是快適的享用，文明生活這題目中應有之義呢？

那工場中的地下室，圍困在幾百間房間裏的單人的客舍，百貨商店的櫃檯櫥架之間，以及沉沒在煙裏霧裏的什麼什麼鋪子和人家，電燈卜晝卜夜地亮着，直把大化運轉的痕跡抹掉了。這是事實的問題，暗了必得牠亮，否則，爲着生存爲着生存（想寫第二個爲着，以爲總該有別的，却覺得只有爲着生存最妥當，所以又寫了一個，就此爲止，不再

寫第三個了）的種種活動不要停頓了麼？

我不反對有快適的享用的文明生活，事實的問題尤其是無可反對。但是，我不禁爲這等境界中人惋惜，他們有的是優游的，有的是勞困的，而同樣地失却了一種足以吟味的美妙的詩境了。有如對於音樂一般，某甲則心領而神會，某乙却無異對琴之牛，感受與不感受固截然有別，即是感受又大有程度之差，然而沒有音樂送到耳邊，始終不給你接觸的機會，這無論在某甲某乙，都該是一個缺憾吧。

這美妙的詩境就是「暮」。

所謂暮者，乃指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之下，而黑暗的暮還沒有拉攏來，一切物承着太陽的殘餘的弱光這期間。這自然不是「斜陽暮」了。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翫味那暮的特有的顏色。充滿空際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長天，沒有那麼明，若比澄澄的湖水，沒有那麼活，這是微暗的，輕疑的，朦朧的，有如紙捲煙頭徐徐島起的煙縷，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鬆髮。這青色蒙上屋檐，窗櫺，庭樹，盆花，以及平田，長河，密林，亂山等等，任是不協調的也給調和了；牠們凝合爲一氣，消融了各具的輪廓和色彩，在神秘

的蒼茫中存在着。

自然，我們也給這青色蒙住了，若從超人間的什麼眼看來，我們就在這一氣之中，正如一滴之於大海。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我執，便覺這淡淡的青有一種壓迫的力量，輕輕的，十二分輕輕的，然而總會教我們感覺着。這力量似乎離頭頂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觸着了頭頂，——不，壓到眉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體都壓到了。雖然是壓迫，不，但輕，而且軟，髻髻靠着木棉花的枕頭，裹着野鴨絨的被褥。這樣，被壓得透不轉氣來，是沒有的事，而使神經略微受點刺激，同喝這麼一盞半盞酒似的，却恰有這個功效。於是我們不醉於美德，不醉於歡愛，不醉於旁的一切，而醉於瞋色之中了。

「瞋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這醉的滋味就是愁。但是，是怎樣的愁呢？這不同於夕陽將下，懶懶的淡黃光映在屋半腰樹半梢那時候所感覺的。那時候感到一種衰零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悵，扼要稱說，當然逃不了一個愁字。而在瞋色之中，依戀是沈下去了，更無所謂惋惜，馳騫是停止住了，更無所謂惆悵。只有一種微茫的空虛之感，細細碎碎的又似乎無邊無外。

的，在那裏刺着我們的身體，闖入我們的心。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窮，非關離別，侵掠到勞人思婦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潛在的。在含着上兩句的那首詞的下半闕有句道，

「何處是歸程？」

是何處？是何處？實在無所歸呵！於是那詞人發愁了。

我們想象那「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她那時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際，戀愛的問題，等而下之如關於服裝飾物那些事情。暝色籠住了她，修竹發出瑟瑟的低響，那種微茫的空虛之感滲入她的任何部分，無所歸呵！無所歸呵！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裏了。

又試念李後主的句子，

「獨自暮憑闌，無限江山。」

江山無限，在蒼茫的暝色之中更能體會。但是，歸向何處呢？江之東，江之西呢？山之南，山之北呢？誰料全都不是歸路，只有一句「無所歸呵」的回答！這是李後主當時的愁緒。至於國亡家破之感，他當然是有的，但這時候歸於渾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斕的愁的衣服，看見了赤裸的潛在的原始的愁了。

猶之當潸然滴淚的時候；心酸是微微地，脈脈地，乍一念起，覺得這是個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說不出的美；愀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樣的情形，所以我說牠足以吟味。

如其不是獨處在那裏，旁邊伴着的有愛人或至友，想來也只有默對吧。在這樣的境界之中，有什麼可說呢？有什麼可說呢？

四月十八日作。

（選錄我們的六月）

寄小讀者（一）

謝冰心

作者介紹

謝冰心——她是中國近代最名貴的女作家，她的詩和小說都在文藝界負有重望。自從寄小讀者出版，她的小品文也異常膾炙人口。其描寫多半是童年天真的愛，文字晶瑩，有如珠玉。她的小品文都是些美麗的散文詩，我想讀者對於這個話也具有同感吧。

通訊之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痴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戴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

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已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却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疑成一片，斜陽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開了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到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話，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疑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

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冰心 八，二十，一九二三，靜月。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抬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遠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會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關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在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

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氈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月明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Take Water, 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冰」。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一叢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祕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

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書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弱遊」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

十，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遷錄晨報附刊)

寄小讀者(二)

謝冰心

——通訊十四——

我的小朋友：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朗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兒，對他祝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 night

Wish I may

Wish I m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歌兒，我不想譯他出來，因為童話完全以音韻見長，一譯成中國字，套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議，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為平安快樂的我憂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歎，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沙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掙命！」如今想起，真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掙命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掙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己的事，也絲毫不能為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當作第三者，旁立靜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

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歎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理想着功課。偷閒划舟，抬頭望一望灩澦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表，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遊泛於自然海中爲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花的生活，遊息於山巔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卷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愚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的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他，他如蛾出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月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爲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爲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遊的生涯，從今開始了！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端，有大巖石處爲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高低低的松樹。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槭槭植植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影沉蔭中，我凝然黯然，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光芒，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和自然對話，

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站上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却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穰，我何其「無心」造物者何其「有意」——我還憶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小朋友讀過麼？我翻來覆去的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漄然而涕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小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在一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試想看，胸中無一事留滯，日日南北東西，試攜自然的籬幕，躡足走入仙宮……

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生，小朋友，請爲我感謝，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

一，十五夜，一九二四，沙溝。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語。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掉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語，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語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即付晚郵。

(選錄長報附刊)

夢

謝冰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綠的軍服，佩着一柄短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鎗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

乃，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盞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同一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襪，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送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造就了她的性情呀！黃昏時營幕裏

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

「海天之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詩交糾之點呵！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半年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都半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蓬萊美景

黃庭隱

作者介紹

黃庭隱——這也是一位很有聲譽的女作家，作集有海濱故人。她的散文不多見，作風亦綽約

可愛。

日本的風景，久爲世界各國所注目，有東方公園的美譽；再加上我愛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也先把「蓬萊」的美景寫出以供同好。

(一) 西京西京風景清幽，環山繞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圓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們登睿山之巔，可窺西京全市，而最稱勝絕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巔，山上滿植翠柏蒼松；在萬綠叢中，間雜幾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風過處，松濤澎湃，花影嬋娜。我獨倚大悲閣的碧欄，近挹清香，遠收黛綠，超然有世外感。廟宇之前，有滴漏，爲香客頂禮時洗手之用。漏流甚急，其聲潺潺，好像急雨沿屋檐而下。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勝，沿江共有八景。我們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禱湖中，時正微雨，陰雲四合，滿湖籠煙漫霧，一片蒼茫，另有一種幽趣。後來雨稍住，霧稍散，青山隱約可辨。遠望諸峯，白雲冉冉，因風變化，奇形怪狀，兩眼爲之迷離。

後來船到石山寺，我們便捨舟登岸，向寺直奔。此寺也在高山之巔，彷彿中國西湖之靈隱寺。中多獨幹老木，高齊廟閣。院中滿植芭蕉，被急雨敲擊，清碎如弄珠玉。

傍晚雨止霧收，斜陽殘照，從白雲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幻成紫的粉紅的嫩黃的種種色彩。我們坐在船上，如觀圖畫。不久斜陽沉入湖心，湖上立刻幕上一層黑幕，青山白雲都隱入黑幕中，但數點漁火猶兀自含情向人呢。

(二)日光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語說「不到日光不算見物」，日光的身價可想而知了。

日光共有十六景，其中杉并木、中禪寺湖、霧降瀧、裏見瀧、中禪寺湖大尻橋幾個地方，更自然，更秀麗，不過最使我不能忘懷的，還要算是華嚴三千尺的大瀑布了。

當日遊華嚴，往還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這種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

得在華嚴瀧的背後，還有一個白雲瀧，我們到了白雲瀧，看見急水如雲，從半山中奔騰而下，已經曠爲奇觀，及至到了華嚴瀧，祇見三千尺的雲梯，從山巔下垂，雲梯之下，都是飛煙軟霧，那有一點看出是水。這種奇妙的大觀，怎能不引誘人們忘記人間之樂呢？

(三) 宮島宮島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謂三景，是松島（在北部），天之橋立及宮島。我們於黃昏時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耀耀，斜陽餘輝，映浪成花，沿海青山層疊，白雲氤氳。在海上遊蕩些時，又登岸奔紅葉谷。這時微風吹來，陣陣清香，夾路松杉崢嶸。渡過一小紅橋，就看見紅葉如錦，噴火吐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到桃源，恐怕還要嘆不及此呢！

「蓬萊」稱絕的三景，我祇到了一處，未免是個憾事；不過在日本住了一個多月，遊了八九個地方，無論到那處，都沒有感到飛沙揚塵滿目蒼涼的况味；就是坐在火車上，也是目不斷青山的情影，耳不絕松濤的幽韻，更有碧綠的麥隴，如茶的杜鵑，點綴田野，快目爽心，直使我讚不絕口。

其實中國的江南川北，也何嘗沒有好風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萊」另有「蓬萊」之景，其瀟灑風流，纖巧靈秀，不可與中國流麗中含端莊的西子湖同日而語。所

以我雖讚許蓬萊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勝。燕瘦環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處呢！

(靈絲法桑印影)

中等學校
補充讀本
現代中國散文選二集

△江南文藝社編印

實價一元

中國現代作家如胡適，魯迅，周作人，俞平伯，茅盾，朱自清，郁達夫等發表的文字，都是散見於各什誌。我們爲着讀者的便利起見，將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最近發表的名著都選入這集散文選裏，真是不容易得到的一本文選。各學校用爲國文教本，或課外參考均極適宜。

830

82

311140

0

82

0

本讀充補文語國
選文散國中代現
(册二下上)
印翻樣照許不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再版

精裝實價一元二角五分
平裝實價一元

編輯者 江南文藝社
校閱者 李仲、高遇安
發行者 上海江南文藝社
經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